



容齋隨筆

乾

卷 5
410
1



門 410
卷 1

重刻容齋隨筆五集序
宋南渡後名臣屈指洪氏忠宣
著冰天之節與蘇屬國爭光其
子文惠文安文敏先後立朝名
滿天下文敏尤以博洽受知孝
宗史稱其考閱典故漁獵經史

三十七
二月

極鬼神事物之變所纂述有夷
堅志萬首唐詩容齋五筆等書
學士家膾炙之然唐絕時襍宋
人之作前輩病其龐襍夷堅一
書吾鄉胡元瑞嘗言容齋晚歲
急於成書其門下客多取太平

廣記中舊事改易姓名以欺之
亦不復辨由此觀之則二書跋
蓋亦多矣惟五筆係生平睹
記摺綴奚囊久而成集往往傳
信後代博雅之士亟稱是書有
以哉昔趙和仲嘗言知古莫如

容齋隨筆 序
洪景盧知今莫如陳君舉讀五
筆所記寧獨知古已耶是書向
無佳刻得者復不能全馬莒甫
博學好古彙而梓之兼精心慧
識長於較讎魯魚亥豕考核再
四人亦有言訛如落葉掃而愈

有巽甫茲刻吾知免夫其有功
載籍豈淺鮮耶余喜而爲之序
古勾章謝三賓撰

夫天不物不與今與古同其理也
 書所記事猶知古也即其言也
 其信刻得者復不能全為其有
 博古必資博古家無不精心悉
 讀深處然無取余喜所讀之書
 前與前卷既否於後矣其故何

容齋隨筆五集舊序

書必符乎名教君子有所取而讀者要非無益之言也夫天下
 之事萬有不齊而可以憑藉者理之正事不一而理有定在猶
 百川萬折必歸於海否則流於荒唐繆悠絕類離索以盲瞶人
 之耳目者在所不取古今馳騁於墨札之場者嚙其吐華爭相
 著作浩漣連壘策氏藉名不可紀極嗜博者未必珍如拱璧而
 把玩之不輟焉文敏公洪景盧博洽通儒為宋學士出鎮浙東
 歸自越府謝絕外事聚天下之書而編閱之搜悉異聞考覈經
 史摭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之遇事之奇者必據之雖詩詞
 文翰屠馘卜醫釣蔡不遺從而評之考訂品藻論議雖黃或加
 以辯證或繫以讚錄天下事為實以心理或將軍載積廿餘年
 卒皆成書名曰隨筆諫言順筆錄之云尔加以續筆三筆四筆

絕於五筆莫能隨之之意總若干萬言比所作夷堅志志盤
洲集雖有正趣可勸可戒可喜可愕可以廣見聞可以證訛謬
可以祛疑貳其於世教未嘗無所裨補予得而覽之大豁襟抱
洞歸心理如躋明堂而胸中樓閣四通八達也惜乎傳之未廣
不得人挾而家置因余致梓播之方輿以弘博雅之君子而凡
志於格物致知者資之亦可以窮天下之理云弘治戊午冬十
月既望廵撫河南監察御史沁水李瀚書

容齋隨筆五集總序
知贛州李瀚洪公以書來曰從祖文敏公由右史出守是邦
今四十餘年矣仍何幸遠繼其後官尚是事取文敏隨筆紀錄
自一至四各十六卷五則絕筆之書僅有十卷急錄木于郡齋
用以示邦人焉想像抵掌風流宛然如在公其為我識之僕頃
備教憲幕留贛二年至之日文敏去才旬月不及識也而經行
之地望聖飛動人誦其書家有其像平易近民之政悉能言之
有稱不平者以訴之於其父而謂其所欲者如謂之於其母後
十五年文敏為翰苑出鎮浙東僕適後至濫吹朝列相隔又旬
月竟不及識而与其子右社構其孫冬暉德相從甚久得其文
愈多而所謂隨筆者僅見一二今乃有大半出於浙東歸休之
後宜其不盡見也可以稽典故可以廣聞見可以訖訛謬可

容齋隨筆五集總序

知贛州李瀚洪公以書來曰從祖文敏公由右史出守是邦
今四十餘年矣仍何幸遠繼其後官尚是事取文敏隨筆紀錄
自一至四各十六卷五則絕筆之書僅有十卷急錄木于郡齋
用以示邦人焉想像抵掌風流宛然如在公其為我識之僕頃
備教憲幕留贛二年至之日文敏去才旬月不及識也而經行
之地望聖飛動人誦其書家有其像平易近民之政悉能言之
有稱不平者以訴之於其父而謂其所欲者如謂之於其母後
十五年文敏為翰苑出鎮浙東僕適後至濫吹朝列相隔又旬
月竟不及識而与其子右社構其孫冬暉德相從甚久得其文
愈多而所謂隨筆者僅見一二今乃有大半出於浙東歸休之
後宜其不盡見也可以稽典故可以廣聞見可以訖訛謬可

以晉華端實為儒生進學之地何止尉繚人去後之恩僕亦嘗
于陳日華擘畫得夷堅十志与支志三志及四志之二共三百
二十卷就摘其間詩詞雜著藥餌符呪之屬以類相從編刻于
湖陰之對臺疏為十卷覽者便之僕因此搜索志中欲取其不
涉神怪近於人事資鑒戒而依辨博非夷堅所宜收者別為一
書亦可得十卷俟其成也規以附刻千章頁可乎寺簿方以謀
最就持憲帛威行縣洞折其萌芽民實陰多其賜顧少留於此
他日有餘力則經紀文敏之家子孫末振家集大全恐則致散
失再為收拾實難今盤洲小隱二集士史珍藏墨本已久獨野
處末馬寺簿推廣隨筆之用心敢有以亟圖之可也嘉定壬申
仲冬初吉寶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
陳川何吳謹序

後又嗟乎二十年之間曩時相与談是書者遭逢
聖明當古年亭軍國之任元調獨窮老不遇啜粥飲水後游江
海之濱聊以整頓為書為柴手苟不得信其古而奮其筆何托
落之甚也上有稷禹下有巢由道並行而不相悖均之為古平
之象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崇禎三年三月朔嘉定馬元調書於
儂居之紙窗竹屋

重刻宏齋隨筆記事

宏齋隨筆

元調少時就童子試於松江郡將堂邑許公通經學古人也一
語意合或旬日再三召恒坐列肆中以待門路而入有鬻容齋
隨筆者取閱一二則喜其間所未聞千錢易之然猶未悉容齋
之為何等人隨筆之為何等書也歸以告本師子柔先生先生
曰此宋文敏洪公之所著書其考據精確議論高簡讀書作文
之法盡是矣又曰吾向從丘子成先生見此書而不全洵亟取
以索吾將卒業焉又曰考據議論之書莫備於兩宋然北則三
劉沈括南則文敏兄弟歐曾輩似不及也元調謹受教曰文浸
滋其中行古往來未嘗不挾與之俱壬子秋寓長干報恩僧舍
得暇識一時知名士每集必數十人論及古今成敗及文章得
失為爭不決者元調輒片言以解此書之助為多間以示玉繩

重刻容齋隨筆紀事

元調少時就童子試於松江郡將堂邑許公通經學古人也一
語意合或旬日再三召恒坐列肆中以待門路而入有鬻容齋
隨筆者取閱一二則喜其間所未聞千錢易之然猶未悉容齋
之為何等人隨筆之為何等書也歸以告本師子柔先生先生
曰此宋文敏洪公之所著書其考據精確議論高簡讀書作文
之法盡是矣又曰吾向從丘子成先生見此書而不全洵亟取
以索吾將卒業焉又曰考據議論之書莫備於兩宋然北則三
劉沈括南則文敏兄弟歐曾輩似不及也元調謹受教曰文浸
滋其中行古往來未嘗不挾與之俱壬子秋寓長干報恩僧舍
得暇識一時知名士每集必數十人論及古今成敗及文章得
失為爭不決者元調輒片言以解此書之助為多間以示玉繩

周子讀之畫卷惘然曰古人學問如是吾儕窮措大縱欲焉意
顧安所得書又安所得暇日乎雖然吾來年將復丹陽荆氏君
遊踪務相近願載所藏書借我己而周子入翰林為修撰寄語
子今不慮無書可讀矣周子謝不敏報書則未暇焉以待子
蓋戲之也自後讀隨筆漸熟又推其意以漸讀他書如執權度
稱量藥物爽者鮮矣每逢同儕必勸令讀是書而傳本甚少慨
然欲重梓以公同好去年春明存句章謝公刻子柔先生亦集
工匠稿不應手屬欲散去元調寔董較勘始謀翻刻以寓羈縻
而所蓄本未免舛訛適丘子成先生家鬻舊書得向不全本攷
其序乃弘治中沁水傅御李公瀚所刻又從友人沈子海借得
鈔本較卷會之良合然舛訛較所蓄本尤多舛伍是正為改定
千餘字仍闕其終明府公遂為之序復紀其重刻之故以告我

容齋隨筆目錄

第一卷 二十五則

歐陽率更帖	羅處士誌	唐平蠻碑
半擇迦	六十四種惡口	八月端午
贊公少公	郭璞葬地	黃魯直詩
禹治水	敕勒歌	淺妄書
五臣注文選	文煩簡有當	地險
史記世次	解釋經旨	坤動也剛
樂天侍兒	白公詠史	十年為一秩
裴晉公禊事	司字作入聲	樂天新居詩
黃紙除書	白用杜句	唐人重服章
詩讖不然	青龍寺詩	

第二卷 二十四則

唐重牡丹

長歌之哀

韋蘇州

古行宮詩

隔是

張良無後

周亞夫

漢輕族人

漏泄禁中語

田叔

孟舒魏尚

秦用他國人

曹參趙括

信近於義

剛毅近仁

忠恕違道

求為可知

里仁

漢采眾議

漢母后

田千秋郵暉

戾太子

灌夫任安

單于朝漢

第三卷 二十一則

進士試題

儒人論佛書

和歸去來

容齋四海一也

李太白

太白雪讒

冉有問衛君

商頌

俗語有所本

鄱陽學

國忌休務

漢昭順二帝

三女后之賢

賢父兄弟

蔡君謨帖

親王與從官往還

三傳記事

張嘉貞

張九齡作牛公碑

唐人告命

典章輕廢

第四卷 二十三則

張浮休書

溫公客位榜

李頎詩

詩中用茱萸字

鬼宿度河

府名軍額

馬融皇甫規

孟蜀避唐諱

翰苑親近

寧馨阿堵

鳳毛

牛米

石鼓歌過實

送孟東野序

噴嚏

野史不可信

謗書

王文正公

晉文公 南夷服諸葛 二疏贊

李宓伐南詔 浮梁陶器

第五卷 二十五則

漢書八相 六卦有坎 晉之亡與秦隋異

上官桀 金日磾 漢宣帝忌昌邑王

平津侯 韓信周瑜 漢武賞功明白

周召房杜 三代書同文 周世中國地

李後主梁武帝 詩什 易舉心

其惟聖人乎 易說卦 元二之灾

聖人汗 廿卉卅字 字省文

負劍辟咩 國初人至誠 史館玉牒所

稗沙門

第六卷 十九則

建武中元 帶職入轉官 上下四方

魏相蕭望之 姓氏不可考 畏無難

綠竹青公 孔子欲討齊 韓退之

誕葛受賀 左氏書事 狐突言詞有味

宣髮 邾文公楚昭王 杜棕

唐書世系表 魯昭公 州縣失故名

嚴州當為莊

第七卷 十六則

孟子書百里奚 韓柳為文之言 李習之論文

魏鄭公陳諫 虞世南 七名

將軍官稱 北道五人 洛中野江八賢

王導小名

漢書用字

姜嫄簡狄

范曄同音

估命元臣

名世英宰

檀弓誤字

薛能詩

漢書古帝

卷八十五則

魏葛公

沐浴佩玉

漢書失實

石如石

陶淵明

東晉將相

貴魚袋

語溪留題

皇甫湜詩

人物以姓為名

人君壽考

韓文公佚事

論韓公文

治生從宦

真宗末年

第九卷二十八則

霍光貴功

天樞西序

漢文失材

陳軫之說

顏率兒童之見

皇甫湜云國瑞

簡師之賢

老人推恩

唐三傑

忠義出天賢

劉歆小孝

漢法惡詆謔

漢官名

五胡亂華

石宣為甚

三云故他官

帝職為仁

朋友之義

高糾得人

辛慶忌

楚懷王

范增小人傑

韓苑故事

唐揚州之盛

張祜詩

古人多忌諱

宰我不詐

李益盧綸詩

第十卷二十則

楊彪陳羣

袁盎溫嶠

日飲之何

爰登小人

唐書判

古彝器

玉榮杜預

孔孝失職

徐淑詩

梅花橫卷

致仕之失

南班字室

者郎祿謂

水衡都尉二事

程嬰杵臼

戰國白羽亡

陳敵易將

司空表聖詩

漢丞相

冊孔不穰

第十一卷 十六則

將帥貪功

漢二帝治豎

漢唐封禪

漢封禪記

楊虞卿

屯蒙二卦

漢訓詁法

追向觸諱

小貞大貞

唐詩戲詠

何進高毅

南鄉楊史

漢景帝恩殺

燕昭漢光武之明

周南召南

易中爻

第十二卷 十八則

利河大川

史武彙馮衍

恭顯議蕭望之

通鑑張湯

逸詩書

刑罰四卦

雲為重

三者長官

王璉李詰

虎夢漢

曹操用人

漢士掇所獲

劉公榮

元豐官制

耳餘袁劉

周東存回

曹操殺楊修

古人重回難

第十三卷 十八則

陳說之難

韓毅劉璋

蕭房知人 俞似詩

吳激小詞

君子為回

兌為羊

晏子楊雄

一以貫之

忠潛陸俊

板亡為存

孫吳曰英將

東坡羅浮詩 魏明帝

漢世謀於眾

四郭守節

孫贖賊憲

蘇軾之智

第十四卷十七別

張文潛論詩

漢祖三詔

有心避禍

蹇解之談

士之處世

張全義治法

博古圖

士大夫論利害

舒元興文

絕唱不可和

炳典輕重

揚之水

李陵詩

古曲依稀

元次山元子

次山謝表

先武仁君

第十五卷十九別

張文潛嘲蘇杜詩

但安田仁

杜延年杜欽

范曄似文

唐詩人名不顯者

蘇子由詩

呼君為有汝

世事不可料

蘇若讓帖語

孔氏野史

考表

張天覺為人

為文論事

陳昌言詞

二士共談

張子韶學文

東河老吏

曹操屠莊宗

雲中書魏尚

第十六卷十九別

文彥小伎

三長日

兄弟直西垣

續樹萱錄

饒穢名存

南宮适

吳王廟

王衛尉

前代為監

治豎法身回

和詩當和意

穆有天下

一世人材

王隆原

文文可美

請康時事

異韻

藏緯之學

容齋隨筆目錄

卷一
 容齋隨筆目錄
 予老去習懶讀書不多意之所之隨即紀錄因其後先無復
 詮次故目之曰隨筆淳熙庚子鄱陽洪邁景盧主事
 歐率更帖
 臨川石刻禊法帖一卷載歐陽率更一帖云年二十餘至鄱陽
 地沃土平飲食豐賤眾士往々湊聚每日賞華恣口所須其二
 張才華議論一時後傑殷薛二侯故不可言戴君國士出言便
 是月且蕭中郎頗縱放誕亦有雅致彭君摛藻特有自然至如
 閣山神詩先輩亦不能加此數子遂無一在殊使痛心茲蓋吾
 鄉故實也
 羅處士誌
 襄陽有隋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字禮襄陽廣昌人高祖長



容齋隨筆卷第一 二十九則

予老去習懶讀書不多意之所之隨即紀錄因其後先無復
 詮次故目之曰隨筆淳熙庚子鄱陽洪邁景盧主事
 歐率更帖
 臨川石刻禊法帖一卷載歐陽率更一帖云年二十餘至鄱陽
 地沃土平飲食豐賤眾士往々湊聚每日賞華恣口所須其二
 張才華議論一時後傑殷薛二侯故不可言戴君國士出言便
 是月且蕭中郎頗縱放誕亦有雅致彭君摛藻特有自然至如
 閣山神詩先輩亦不能加此數子遂無一在殊使痛心茲蓋吾
 鄉故實也
 羅處士誌
 襄陽有隋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字禮襄陽廣昌人高祖長

卿齊饒州刺史曾祖弘智梁殿中將軍祖養父靖學優不仕有名當代碑字畫勁楷類褚河南然父子皆名靖為不可曉拓拔魏安同父名屈同之長子亦名屈祖孫同名胡人無足言者但羅君不應爾也亦不稍吐吐也無一不吐吐也蓋吾吳自唐平蠻碑則猶如吳亦不吐吐也蘇林自自幾至吐成都有唐平南蠻碑開元十九年劔南節度副大使張敬忠所立時南蠻大酋長深浪州刺史楊成顛為邊患明皇遣內常侍高守信為南道招慰處置使以討之拔其九城此事新舊唐書及野史皆不載肅宗以魚朝恩為觀軍容處置使憲宗用吐突承璀為招討使議者譏其以中人主兵柄不知明皇用守信蓋有以啟之也裴光庭蕭嵩時為相無足責者楊氏苗裔至今猶連歲字云卷第一二十六限



半擇迦

大般若經云梵言扇搥半擇迦唐言黃門其類有五一日半擇迦搥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擇迦此云妬謂他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搥半擇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四曰博义半擇迦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五曰留拏半擇迦此云割謂被割刑者此五種黃門名為人中惡趣受身處搥音丑皆反

六十四種惡口

大集經載六十四種惡口之業曰麤語軟語非時語妄語漏語大語高語輕語破語不了語散語低語仰語錯語惡語畏語吃語諍語調語誑語惱語怯語邪語罪語入語燒語啞語地語獄語虛語慢語不愛語說罪咎語失語別離語利害語兩舌語無

義語無護語喜語狂語殺語害語繫語間語縛語打語歌語非法語自讚嘆語說他過語說三寶語

八月端午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為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贊公少公

唐人呼縣令為明府丞為贊府尉為少府李太白集有饒陽曲王贊公賈少公石艾尹少公序蓋陽曲丞尉石艾尉也贊公少公之語益奇

郭璞葬地

世說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此說蓋以郭為先知也世傳錦囊葬經為郭所著行山下宅兆者印為元龜然郭能知水之為陸獨不能卜吉以免其非命乎廁上銜刀之見淺矣

黃魯直詩

徐陵鴛鴦賦云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真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黃魯直題畫睡鴨曰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作雙天下真成長會合兩鳧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語點化之末句尤精工又有黔南十絕盡取白樂天語其七篇全用之其三篇頗有改易處樂天寄行簡詩凡八韻後四韻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達何以開憂顏渴人多

夢飲饑人多夢飡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魯直翦為兩首其一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其二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樂天歲晚詩七韵首句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將晏物皆復本源魯直改後兩句七字作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關

禹治水

禹貢敘治水以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為次攷地理言之豫居九州中與兗徐接境何為自徐之揚顧以豫為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為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實於五行為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兗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於梁雍所謂彝倫攸敘者此也其蘇之汨陳五行相去遠矣此

說予得之魏幾道

敕勒歌

魯直題陽關圖詩云想得陽關更西路北風低草見牛羊又集中有書韋深通諸帖云斛律明月胡兒也不以文章題老胡以重兵困敕勒川召明月作歌以排悶倉卒之間語奇壯如此蓋率意道事實耳予按古樂府有敕勒歌以為齊高歡攻周玉壁而敗恚憤疾發使斛律金唱敕勒歌自和之其歌本鮮卑語謂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々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魯直所題及詩中所用蓋此也但誤以斛律金為明月明月名老金之子也歡敗於玉壁亦非困於敕勒川

淺妄書

俗間所傳淺妄之書如所謂雲仙散錄老杜事實開元天寶遺

事之屬皆絕可笑然士大夫或信之至以老杜事實為東坡所
作者今蜀本刻杜集遂以入注孔傳續六帖采摭唐事殊有工
而悉載雲仙錄中事自稱其書開元遺事託云王仁裕所著仁
裕五代時人雖文章乏氣骨恐不至此姑析其數端以為笑其
一云姚元崇開元初作翰林學士有步輦之召按元崇自武后
時已為宰相及開元初三入朝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時美風姿
宰相張嘉貞欲納為壻遂牽紅絲線得第三女果隨夫貴達按
元振為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即貶死後十年嘉貞方作相其三
云楊國忠盛時朝之文武爭附之以求富貴惟張九齡未嘗及
門按九齡去相位十年國忠方得官耳其四云張九齡質蘇頌
文卷謂為文陣之雄師按頌為相時九齡元未達也此皆顯
可言者固鄙淺不足攻然頗能疑誤後生也惟張彖指楊國忠

為冰山事資治通鑑亦取之不知別有何據迨歲興化軍盛利
漢東南劍州崇刊敬錄皆可毀

五臣注文選

東坡詆五臣注文選以為荒陋予觀選中謝玄暉和王融詩云
陪危賴宗袞微管窺明牧正謂謝安謝玄安石於玄暉為遠祖
以其為相故曰宗袞而李周翰注云宗袞謂王導以與融同宗
言晉國臨危賴王導而破苻堅牧謂謝玄亦同破苻堅者夫以宗
袞為王導固可笑然猶以和王融之故微為有說至以導為與
謝玄同破苻堅乃是全不知者史策而狂妄注書所謂小兒強
解事也唯李善注得之

文煩簡有當

歐陽公進新唐書表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夫文貴

於遠而已繁興者各有膏也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
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海
騎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
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封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
封朔為海騎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比於史記五十
八字中者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為朴贖可喜

地險

古今言地險者以謂函秦宅閩河之勝齊負海岱趙魏據大河
晉表襄河山蜀有劍門瞿唐之阻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
池吳長江萬里兼五湖之固皆足以立國唯宋衛之郊曰通五
達無一險可恃然東漢之末袁紹跨有青冀幽并四州韓遂馬
騰輩分據關中劉璋擅蜀劉表居荊州呂布盜徐袁術包南陽

壽春孫策取江東天下形勝盡矣曹操晚得兗州偃強其向終
之夷羣雄覆漢祚議者尚以為操挾天子以自重故能成功而
唐儀昭之時方鎮擅地王氏有劫百年羅洪信在魏劉仁恭在
燕李克用在河東王重榮在蒲朱宣朱瑾在兗鄆時溥在徐王
敬武在滑青楊行密在淮南王建在蜀天子都長安鳳翔鄜華
三鎮鼎立為梗李茂貞韓建皆嘗劫遷乘輿而朱溫區區以汴
宋毫頓截然中居及其得志乃與操等以在德不在險為言則
操溫之德又可見矣

史記世次

史記所紀帝王世次最為不可考信且以稷契論之二人皆帝
嚳子同仕於唐虞契之後為商自契至成湯凡十三世歷五百
餘年稷之後為周自稷至武王凡十五世歷千一百餘年王季

蓋與湯為兄弟而世之相去六百年既已可疑則周之先十五世須每世皆在位七八十年又皆暮年所生嗣君乃合此數則其所享壽皆當過百年乃可其為漫誕不稽無足疑者國語所載太子晉之言曰自伏羲之始堯舜禹湯十五王而文始平之皆不然也

解釋經旨

解釋經旨貴於簡明惟孟子獨然其稱公劉之詩乃積乃倉乃稷饒糧于囊于囊思哉用光乃矢斯張于戈威揚爰方啓行而將之之詞但云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稷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其稱豳氏之詩天生豳氏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而引孔子之語以釋之但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用兩故字一必字一也字而曰句之義昭然被訓曰若

稽古三萬言真可覆瓿也

坤動也剛

坤卦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王弼云動之方正不為邪也程伊川云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動剛故應乾不違張橫渠云柔亦有剛靜亦有動但舉一體則有屈伸動靜終始又云積大勢成而然東坡云夫物非剛者能剛惟柔者能剛而高而不狻及其極也積之必決張葆光但以訓六二之直陳了翁云至柔至靜坤之至也剛者道之動方者靜之德柔剛靜動坤元之道之德也郭雍云坤雖以柔靜為主苟無方剛之德不足以含洪光大諸家之說率不外此予頃見臨安退居庵僧曇瑩云動者謂爻之變也坤不動則已動則陽剛見焉在初為復在二為師在三為豫自是以往皆剛也其說最為分明有理

樂天侍兒

世言白樂天侍兒唯小蠻樊素二人予讀集中小庭亦存一篇云、菱角執竿黃谷兒、抹琵琶、紅銷信手舞、紫酒隨意歌、白注曰、菱角紫紅皆小臧獲名、若此、則紅紫二坊亦女奴也

白公詠史

東坡志林云、白樂天嘗為王涯所讒、貶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有詩云、當君白頭時、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為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惡之也、予讀白集有詠史一篇、注云、九年十一月作、其詞曰、秦磨利刃斬李斯、齊燒滌肝烹郡、其可憐、黃腸入高洛、間臥白雲歎、紫芝彼為蕝、醴机上畫、此作鸞鳳天外飛、去者道途來者死、乃知禍福非天為、正為甘露事、而作其惡之之意可見矣

十年為秩

白公詩云、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元日詩也、又一篇云、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為開第八秩、蓋以十年為一秩云、司馬溫公作慶文潞公八十會教語云、歲曆行開九帙新、亦用此也

裴晉公禊事

唐開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價將禊於洛濱、前一日、啓留守裴令公、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賓客黃籍、李仍叔、劉禹錫、中書舍人鄭居中等十五人、宴于舟中、白晨及暮、前水嬉、而後妓樂、左筆硯、而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裴公前賦一章、曰、坐継和樂、天為十二韻、以獻、見於集中、今人賦上

已解有用其事者予按裴公傳是年起節度河東三年以病丐
還東都文宗上已宴羣臣曲江度不赴帝賜以詩使者及門而
度薨与前事相去正一年然裴天又有一篇題云奉和裴令公
三日上巳日游太原觀泉憶去歲禊飲之作是開成三年詩則
度以四年三月始薨新史以為三年誤也宰相表却載其三年
十二月為中書令四年三月薨而帝紀全失書獨舊史紀傳為
是

司字作入聲

白樂天詩好以司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十若緹軍司馬男兒官
職未踈疏一為州司馬三見歲重湯是也又以相字作入聲如
云為問長安目誰教不相離是也相字之下句注云思必切以
十字作平聲讀如云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綠浪東西南北

此紅橋三百九十橋是也以琵琶字作入聲讀如云四絃不似琵琶聲亂寫真珠細撒鈴忽聞水上琵琶聲是也武元衡亦有句
云唯有白須張司馬子言名利尚相從

樂天新居詩

白樂天自杭州刺史分司東都者題新居呈王尹兼簡府中三
掾詩云發宅須重葺貧家乏資財橋馮州守造樹信府憲栽朱
板新猶濕紅蕖暖漸開仍期更携酒倚檻看花來乃知唐世風
俗尚為可喜今人居間而郡守為之造橋府憲為之栽樹必遭
譏議又有形之篇詠哉

黃紙除書

樂天好用黃紙除書字如紅旗破賊疎吾事黃紙除書無我名
三聽山鳥向陽眠黃紙除書落枕前黃紙除書到書宮詔命催

白用杜句

杜子美詩云夜足露沙雨春多逆水風白樂天詩巫山暮足露
花雨灑水春多逆浪風全用之

唐人重服章

唐人重服章故杜子美有銀章付老翁朱紱負平生扶病垂朱
紱之句白樂天詩言銀紱處最多七言如大抵著緋宜老大一
片緋衫何足道高淡緋衫稱我身酒典緋花舊賜祀假著緋袍
君莫笑腰間紅綬繫未穩朱紱仙郎白雪歌腰佩銀龜朱兩輪
便馬朱紱遠從陶映我緋衫渾不見白頭俱未著緋衫緋袍著
了好歸田銀魚金帶繞腰光銀章暫假為專城新授銅符未著
緋徒使花袍紅似火似挂緋袍衣架前五言如未換銀青綬唯
添雪白鬚笑我青袍故饒君黃綬新老過教垂白官科造著緋

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緋年晚遇何足言白髮映朱紱至於形容
衣魚之句如魚綴白金隨步躍鶴銜紅綬繞身飛

詩識不然

今人富貴中作不如意語少壯時作衰病語詩家往往以為識
白公十八歲病中作絕句云久為勞生事不學攝生道少年已
多病此身豈堪老然白公壽七十五

青龍寺詩

樂天和錢員外青龍寺上方望舊山詩云舊峯松雪舊溪雲帳
望今朝遙屬君共道使君非俗吏南山莫動北山文頃於乾道
四年諫廷開日蒙上書此章於扇以賜改使君為侍臣云

杜子美詩云云是實也而春風吹雨山真...
 四道...
 樂天...
 容齋隨筆卷第一

容齋隨筆卷第二 二十四則

唐重牡丹

歐陽公牡丹釋名云牡丹初不載文字唐人如沈宋白之流皆
 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者彼必形於篇什而寂無傳焉唯劉
 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朵而已亦不云其美
 且異也予拙白公集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韻又秦中吟十篇內
 買花一章凡百言云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一叢深處花十
 戶中人賦而諷諭樂府有牡丹芳一篇三百四十七字絕道花
 之妖艷至有遂使王公與卿士游花冠蓋日相望花開花落二
 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之語又寄微之百韻詩云唐昌玉蕊會
 崇敬牡丹期汪崇敬寺牡丹花多其微之有期又惜牡丹詩云
 明朝風起應吹盡夜惜衰紅把火看醉歸墊屋詩云數日冰闌

王事繫牡丹花畫始歸來元微之有人永壽寺看牡丹詩八韻
和樂天秋題牡丹叢三韻酬胡三詠牡丹一絕又有五言二絕
句許渾亦有詩云迤來無柰牡丹何教十千錢買一窠徐凝云
三條九陌花時節萬馬千車看牡丹又云何人不愛牡丹花占
新城中好物華然則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此花也
長歌之哀
嬉笑之怒甚於裂帛長歌之哀過於慟哭此語誠然元微之在
江陵病中聞白樂天左降江州作絕句云殘燈無焰影幢幢此
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而入寒窗樂天以為
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微之集作垂死病中仍悵望此
三字既不佳又不題為病中作失其意矣東坡守彭城子由來
訪之留百餘日而去作二小詩曰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

風雨聲誤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秋來東閣涼如水
客去山公醉似泥困臥北牕呼不醒風吹松竹雨濤濤東坡以
為讀之殆不可為懷乃和其詩以自解至今觀之尚能使人悵
然也

韋蘇州

韋蘇州集中有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
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擣菹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
在白玉墀驢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頽癡
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嘗題詩兩府始收
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宥出守撫惇嫠忽逢楊開府論為涕
俱垂味此詩蓋應物自敘其少年事也其不羈乃如此李肇國
史補云應物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為詩

馳驟建安已遠名得風韻蓋記其折節後來也唐史失其事不
為立德高適亦少落鬼年五十始為詩即工皆天分超卓不可
以常理論云應物為三衛正天寶間所為如是而更不敢捕又
以見時政矣

古行宮詩

白樂天長恨歌上陽人歌元微之連昌宮詞道開元間宮禁事
最為深切矣然微之有行宮一絕句云寥落古行宮，花寂寞
紅，白頭宮女在，向坐說玄宗。語少意足有無窮之味

隔是

樂天詩云江州去日聽箏夜，白髮新生不顧聞。如今格是頭成
雪，彈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詩云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為名。憐
君也南位，時得到山行。格與隔二字義同格是猶言已是也

張良無後

張良陳平皆漢祖謀臣良之為人非平可比也平嘗曰我多陰
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矣以吾多陰禍也平傳國至曾孫而
以眾絕如其言然良之壽但能至子去其死才十年而絕後也
不復紹封其禍更促於平何哉予蓋嘗考之沛公攻峽關秦將
欲陣和良曰不如因其懈急擊之公引兵大破秦軍項羽其漢
王約中分天下既解而東歸矣良有養虎自遺患之語勸王回
軍追羽而滅之此其事固不止於殺降也其無後宜哉

周亞夫

周亞夫距吳楚堅壁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
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隅亞夫使備西北已而
果奔西北不得入漢史書之以為亞夫能持重按亞夫軍細柳

時天子先疑至不得入文帝稱其不可得而犯今乃有軍中夜
驚相攻之事安在其能持重乎

漢輕族人

爰盜陷黽錯但云方今計獨有斬錯耳而景帝遂丞相以下劾
奏遂至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王父偃陷齊王於死武
帝欲勿誅公孫丞相爭之遂族偃郭解實殺人吏奏解無罪公
孫大夫議遂族解且偃解兩人本不死因議者之言殺之足矣
何遽至族乎漢之輕於用刑如此

漏泄禁中語

京房與漢元帝論幽厲事至於十問十答西漢所載君臣之語
未有如是之詳蓋委曲者蓋漢法漏泄省中語為大罪如夏侯
勝出道上語宣帝責之故退不敢言人亦莫能知者房初見帝

時出為御史大夫鄭君言之又為張博道其語博密記之後竟
以此下獄棄市今史所載豈非獄辭乎王章典成帝論王鳳之
罪亦以王音側聽聞之耳

田叔

賈高謀弒漢祖事甚覺漢詔趙王有敢隨王眾三族唯田叔孟
舒等自斃鉗隨王趙王既出上以叔等為郡守文帝初立召叔
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舒生虜
大入雲中免上曰虜人雲中孟舒不能堅守士卒死者數百人
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賈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
隨張王者眾三族然孟舒自斃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為
雲中守哉是乃所以為長者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為雲中守
按田叔孟舒同隨張王今叔指言舒事幾於自薦矣叔不自以

為嫌但欲直臣舒之事文帝不以為過一言開悟為之復用舒君臣之誠意相與以此

孟舒魏尚

雲中守孟舒生虜大入雲中免田叔對文帝曰匈奴來為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卒臨城死敵如子為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敢之哉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為雲中守又馮廣對文帝曰魏尚為雲中守虜嘗一入尚率車騎擊之士卒終日力戰上功幕府生首虜差六級下吏削爵臣以為陛下罰太重上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按孟舒魏尚皆以文帝時為雲中守皆宜匈奴寇獲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故官棄切相類疑其只一事云

秦用他國人

七國虎爭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國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國人如齊之田忌田嬰田文韓之公仲公叔趙之奉陽平原君魏王璽以太子為相獨秦不然其始與之謀國以開霸業者魏人公孫鞅也其他若樓緩趙人張儀魏冉范雎皆魏人蘇澤燕人呂不韋韓人李斯楚人皆委國而聽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諸人之力也燕昭王任郭隗劇辛樂毅遂滅強齊辛毅皆趙人也楚悼王任吳起為相諸侯患楚之強蓋衛人也

曹參趙括

漢高祖疾甚呂后問曰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蕭何事惠帝病上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王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矣曹參相齊聞何薨告舍人趣治柩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趙括自少時學兵法其父奢不

能難然不謂善其母曰趙若必得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後廉頗與秦相持秦應侯行千金為反間於趙曰秦之所畏獨趙括耳趙王以括代頗將蔣相如諫王不聽括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又不聽秦王聞括已為趙將乃遣使白起代王齧遂勝趙曹參之宜為相高祖以為可惠帝以為可蕭何以為可參白以為可故漢用之而興趙括之不宜為將其父以為不可母以為不可大臣以為不可秦王之知之相應侯知之將白起知之獨趙王以為可故用之而敗嗚呼將相安危所係可不監哉且秦以白起易王齧而趙乃以括代廉頗不待於戰而勝負之形見矣

信近於義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程明道曰因恭信而不失其所以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伊

川曰因不失於相近亦可尚也又曰因其近禮義而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況於盡禮義者乎范純父曰君子所因者本而主愛必自親始親之必及人故曰因不失其親只與叔分為三事謝顯道曰君師友三者雖非天屬亦可以親捨此三者之外吾恐不免於諂賊惟親不失其所親然後可為宗也楊中立曰信不失義恭不悖禮又因不失其親為是亦可宗也尹彥明曰因其近雖未足以盡禮義之本亦不失其所宗尚也予竊以謂義與禮之極多至於不親能至於不失其親斯為可宗也然未敢以為是

剛毅近仁

剛毅者必不能令色木訥者必不為巧言以近仁鮮仁之辨也

忠恕違道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學者疑為子同伊川云中庸恐人不喻乃指而示之近又云忠恕固可以貫道子思恐人難曉故降一等言之又云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可便為道故曰違道不遠游定夫云道一而已豈多彼此所能豫哉此忠恕所以違道為其未能一以貫之也雖然欲求入道者莫近於此此所以違道不遠也楊中玄云忠恕固未足以盡道然而違道不遠矣侯師聖云子思之忠恕施諸己而不顧亦勿施於人此已是違道若聖人則不待施諸己而不顧然後勿施諸人也諸公之說大抵不同予竊以為道不可名言既履於忠恕之名則為有迹故曰違道然非忠恕二字亦無可以明道者故曰不遠非謂其未足以盡道也違者違去之謂非違畔之謂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

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蘇子由解云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公而既已履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故曰上善其說与此異同

求為可知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為之說者皆以為當求為可知之行唯謝顯道云此論猶有求位求可知之道在至論則不然難用而莫我知斯我貴矣夫復何求予以為君子不以無位為患而以無所立為患不以莫己知為患而以求為可知為患第四句蓋承上文言之夫求之有道若汲水然求為可知則亦無所不至矣

里仁

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孟子論函矢巫匠之術而引此以

質之說者多以里為居、以親仁為美、予嘗記一說云、函矢巫
匠皆里中之仁也、然於仁之中有不仁存焉、則仁亦在夫擇之
而已矣、嘗與鄭景望言之、景望不以為然、予以為此特謂問卷
之間、所推以為仁者、固在所擇、正合孟子之意、不然仁之為道
大矣、尚安所擇而處哉、

漢采眾議

漢元帝時、珠崖反、連年不定、上有司議大發軍、待詔賈捐之
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
擊、丞相于定國以為指之議是、上從之、遂罷珠崖郡、匈奴呼韓
邪單于既事漢、上書願保塞、上召以西諸罷邊備塞、車以休
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上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
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對十策、有詔勿議罷邊塞事、成帝時、匈

奴使者欲降、下公卿議、上者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若
承以為不如勿受、天子從之、使者果詐也、哀帝時、單于求朝、帝
欲止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解去、黃
門郎楊雄上書諫、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
之、安帝時、大將軍鄧騭欲棄涼州、并力北邊、會公卿集議、皆以
為然、郎中虞詡陳三不可、乃更集四府皆從詡議、北匈奴獲強
西域諸國既絕於漢、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絕西域、鄧太后
召軍司馬班勇問之、勇以為不可、於是從勇議、順帝時、交趾蠻
叛、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募兵、赴
之、議郎李固駁之、乞選刺史太守以往、四府悉從固議、嶺外復
乎、靈帝時、涼州兵亂不解、司徒崔烈以為宜棄、詔會公卿百官
議之、議郎傅燮以為不可、帝從之、此八事者所係利害甚大、一

時公卿百官既同定議矣賈捐之以下八人皆以郎大夫之微獨陳異說漢元成哀安順靈皆非明主悉能違衆而聽之大臣無賢愚亦不復執前說蓋猶有公道存焉每事皆能如是天下其有不治乎

漢母后

漢母后強政不必臨朝及少主雖長君亦然文帝繫周勃薄太后曰絳侯領皇帝重將軍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謝曰吏方駭而出之遂赦勃吳楚反誅景帝欲續之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鄧都害臨江王竇太后怒會匈奴中都以漢法帝曰都忠臣欲釋之帝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武帝用王臧趙綰太皇竇太后不悅儒術綰請毋奏事東宮

后大怒求得二人姦利事以責上上下下縮臧吏殺之竇嬰田蚡廷辯王太后大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且帝寧能為石人邪帝不直蚡特為太后故殺嬰韓嫣得幸於上江都王為太后泣請得入宿衛比嫣后繇此銜嫣以姦聞后使賜嫣死上為謝終不能得成帝幸張放太后以為言帝常涕泣而遣之

田千秋到悼

漢武帝殺戾太子田千秋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當何罪帝大感悟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公當遂為吾輔佐遂拜為丞相光武廢郭后鄧悼言曰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悼善然已量主遂以郭

氏為中山王太后卒以壽終此二人者可謂善處人骨肉之間
諫不費詞婉而能入者矣

疾太子

疾太子死武帝追悔為之族江充家黃門蘇文助充譖太子至
於焚殺之李壽加兵刃於太子亦以他事族田千秋以一言至
為丞相又作恩子宮為歸來望恩之臺然其孤孫囚繫於郡邸
獨不能釋之至於掖庭令養視而不問也豈非漢法至嚴既生
太子以及逆之冤雖心知其冤而有所不敢者乎

灌夫任安

灌嬰為丞相田蚡為太尉同日免蚡後為丞相而嬰不用無執
諸公稍自引而怠驕唯灌夫獨不衛書為大將軍霍去病才為
掾尉已而皆為大司馬書日衰去病日益貴書故人門下多去

事去病任安不肯去灌夫任安可謂賢而知義矣然皆以他事
卒不免於族誅事不可料如此

單于朝漢

漢宣帝黃龍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十二月帝崩
元帝竟寧元年正月又來朝五月帝崩故哀帝時單于願朝時
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獻人自黃龍竟寧時中國輒有大
故上由是難之既不許矣俄以楊雄之言復許之然元壽二年
正月單于朝六月帝崩事之偶然符合如此者

唐穆宗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舉放進士鄭郎等三十三
 人後以段文昌言其不公詔中書舍人王起知制誥白居易
 試取放盧公亮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白公集有奏狀論此事
 大略云伏料自欲重試進士以來論奏者甚眾是以禮部試進
 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官得通官則思慮必周用書冊則文字
 不錯昨重試之日書策不究一字木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幸
 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校不同及較放公亮等勅文以為孤
 竹管燭出於周禮正經閱其程試之文多是不知本末乃知
 唐試進士許挾書及見燭如此因朝淳化三年太宗試進士出
 危言日出賦題孫何等不知所出相率扣殿檻乞上指示之上

容齋隨筆卷第三 二十一則

進士試題

唐穆宗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舉放進士鄭郎等三十三
 人後以段文昌言其不公詔中書舍人王起知制誥白居易重
 試取放盧公亮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白公集有奏狀論此事
 大略云伏料自欲重試進士以來論奏者甚眾是以禮部試進
 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官得通官則思慮必周用書冊則文字
 不錯昨重試之日書策不究一字木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幸
 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校不同及較放公亮等勅文以為孤
 竹管燭出於周禮正經閱其程試之文多是不知本末乃知
 唐試進士許挾書及見燭如此因朝淳化三年太宗試進士出
 危言日出賦題孫何等不知所出相率扣殿檻乞上指示之上

為陳大義景德二年御試天道猶張子賦後禮部貢院言近
年進士惟鈔略古今文賦懷換入試昨若御試以正經命題多
博所出則知題目不示以出處也大中祥符元年試都進士內
出清明象天賦等題仍錄題解摹印以示之至景祐元年始詔
御葉院御試日進士題目具經史所出摹印給之更不許上請
儒人論佛書

韓文公送文暢序言儒人不當崇浮屠之說以告佛其語云文
暢浮屠也如欲問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謂吾徒
而來請也元微之作永福寺石壁記云佛書之妙真佛當為予
言予不當為佛言二公之語可謂至當

和歸去來

今人好和歸去來詞予最敬晁以道所言其善李持國書云足

下憂淵明所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僕所未喻也建
中靖國間東坡和歸去來初至京師其門下賓客從而和者數
人皆自謂得意也陶淵明始然一日滿人目前矣魯寧忽以所
和篇示予率同賦予謝之曰童子無居位先生名並行與吾師
共推東坡一人於淵明可也魯寧即索其文袖之出笑言曰眾
過公悔不先與公語今輒以厚於魯寧者為子言若大宋相公
謂陶公歸去來是南北文章之絕唱五經之鼓吹近時縉書歸
去來者皆作大聖變和其辭者如周事遺典小詩皆不得正字
者也

四海一也

海一而已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
也北至於青滄則云北海南至於交廣則云南海東漸吳越

則云東海無由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所載四海蓋引類而
言之漢西域傳所云蒲昌海疑亦滄居一澤爾班超遣甘英往
條支臨大海蓋即南海之西云

李太白

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俯而取之
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陽
冰賦弦歌於當塗公疾亟草萊薦卷手集束修枕上授簡俾為
序又李華作太白墓誌亦云賊臨終歎而卒乃知俗傳良不足
信蓋與謂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也

太白雪謔

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唐史言高力士以脫鞵為
恥搗其詩以激揚貴妃為她所沮止今集中有雪謔詩一章大
率載婦人淫亂敗國其略云彼婦人之猖狂不如鵲之疆之彼
婦人之淫昏不如鸚之奔之坦蕩君子無悅箴言又云姐已滅
紂褒女惑周漢祖呂氏食其在傍秦皇太后毒亦淫荒蝶蝶作
昏遂掩太陽萬乘尚爾匹夫何傷詞彈意窮心切理直如或妄
談昊天是強予味此詩蓋非貴妃與福山淫亂而白曾發其姦
乎不然則飛燕在昭陽之句何足深怨也

冉有問衛君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
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
為也說者皆評較前贖輒之是罪多至數百言惟王逢原以十
字蔽之曰賢兄弟讓知惡父子爭矣最為簡妙蓋夷齊以兄弟
讓國而夫子賢之則子與衛君以父子爭國可知矣晁以道亦

有是語而結意不同，尹彥明之說與逢原同，唯楊中修云：世之說者以謂善兄弟之讓則惡父子之爭，可知失其旨矣。其意為不可曉。

商頌

宋自微子至戴公，禮樂廢壞，而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後又亡其七。至孔子時，所存才五篇爾。宋商王之後也。於先代之詩如是，則其他可知。夫子所謂商禮，吾能言之，宋不足證也。蓋有歎於此，杞以夏后之裔，至於用夷禮，尚何有於文獻哉。郊國小於杞，宋少吳氏遠於夏商，而鳳鳥名官，郊子枚數不忘，曰吾祖也，我知之，其亦賢矣。

俗語有所本

俗語謂錢一貫有時曰千一千二米一石有時曰石一石二長

一丈有時曰丈一丈二之類。按考工記，文長尋者八尺，注云八尺曰尋，又長丈二。史記張儀傳，尺一之檄，漢淮南王安書云丈一之紐，何夔傳尺一牘。後漢尺一詔書，唐城南去天尺五之類，然則亦有所本云。

鄱陽學

鄱陽學在城外東湖之北，相傳以為范文正公作郡時所創。予攷國史，范公以景祐三年乙亥歲四月知饒州，四年十二月詔自今須藩鎮乃得立學，他州勿聽。是月范公移潤州，余襄公集有饒州新建州學記，實起於慶曆五年乙酉歲，其郡守曰都官員外郎張君其略云：先是郡先聖祠宮，棟宇隳剝，前守亦嘗相土而未遑繕治。於是即其基於東湖之北，偏而經營之，浮梁人金君卿即中作郡學，杜田記云：慶曆四年春，詔郡國立學時。

守都官副郎張廣譚始嘗之明年學成與余公託命范公在饒
時延君以置館舍使公有意建學記中豈無一言及之蓋是時
公既為執政去郡十年矣所謂前守相士者不知為何人

國忘休務

刑統載唐大和七年勅准令國忘日唯禁飲酒等樂至於科罰
人吏都冬明文但緣其日不合釐務官曹即不得決斷刑獄其
小之管責在禮律固無所妨起今以後縱有此類臺府更不
舉奏為唐書載此事因御史奏奏均王傳王堪男國忘日於私
第科決作人故降此詔蓋唐世國忘休務心與私忌義等故雖
刑獄亦不決斷謂之不合釐務者此也今在京百官唯雙忌作
俗以其拜跪多又畫漏已數刻若單忌獨三省歸休身百司生
曹決獄與帝日亡異視古詔為不同元徽之詩云縛遣推囚名

御史狼藉囚徒滿田地即日不推緣國忘又可證也

漢昭順二帝

漢昭帝年十四能察霍光之志知燕王上書之詐誅桑弘羊上
及桀後世稱其明然和帝時竇憲兄弟專權太后臨朝共圖殺
害帝臨知其謀而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獨知中常侍鄭眾不
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時亦年十四其剛決不下昭帝但范史
載此不出故後世每稱焉順帝時梁商為大將軍攝政商以小
弟曹芳用事於中遣子冀與友而宦官其寵反欲害之
中常侍孫程遂謀政楊定才與左右謀共害商及中常侍曹騰
程云欲議廢立請收商才按眾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
貴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妬之耳遂才知言不用遂出矯詔
收縛騰貴帝震怒收遂才殺之此事尤與昭帝相類霍光忠於

因而為子冀覆其宗又相州但順帝復以改付冀其昭昭昭帝比故不為人所稱

三女后之賢

王莽女為漢平帝后自劉氏之廢帝稱疾不朝會莽故憚傷哀欲嫁之后不肯及莽敗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楊堅女為周宣帝后知其父有異國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禪位憤慨愈甚堅內甚愧之欲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李昇女為吳太子璉妃昇既篡吳封為永興公主她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三女之事昭同可畏而仰彼為其父者安所置愧乎

賢父兄子弟

宋謝晦為右衛將軍格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兄瞻驚駭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趨乃爾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

難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言於宋公裕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及晦立依命功瞻意憂懼遇病不瘳而卒晦果覆其宗類故於孝或有功貴重其父延之常語之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嘗卑詣諫見賓客盈門汝尚來起延之恩曰汝出糞土之中針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汝竟為孝武所誅延之瞻可謂賢父兄矣隋高顛拜為僕射其母戒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爾顛由是常恐禍變及罷免為民歡然無恨色後亦不免為煬帝所誅唐潘孟陽為侍郎年未四十母曰以爾之材而位丞郎復吾憂之嚴武卒母哭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為官婢三者可謂賢母矣褚淵助蕭道成篡宋為齊淵從弟焜謂淵子賁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及淵為司徒焜歎曰門戶之幸乃復有今日之拜淵卒世子賁恥其父

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與其弟屏居終身齊王晏助明帝奪國從弟思遠曰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及拜驃騎將軍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晏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晏果為明帝所誅燔資思遠可謂賢子弟矣

蔡君謨帖

蔡君謨一帖云襄昔之為諫臣與今之為詞臣一也為諫臣有言責世人固見疎今無是為世人見親襄之於人未始異之而人之觀故有以異也觀此帖乃知昔時居臺諫者為人所疎如此今則反是方為此官時其門揮汗成雨一從他局可張晉羅風俗始薄甚矣又有送荔枝與昭文相公一帖云襄在梓潼來

伏惟台候起居萬福閩中荔枝唯陳家紫號為第一輒獻左右以伸野芹之誠幸賜收納謹奉手狀上聞不宣襄上昭文相公閣下是時侍從與宰相往還其札蓋如是今之不惜苛札吁可厭哉

魏王典從官往還

神宗有御筆一紙乃為穎王時還李受門狀者狀云右疎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李受起居皇子大之而其外封題曰台銜回納下云皇子忠武軍節度使換按右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穎王名謹封名乃親書其後受之子覆以黃繳進故藏于顯謨閣先公得之於燕始知國朝故事親之與從官往還公禮以此

三傳記事

秦穆公襲鄭，吾納郟捷菑。三傳所書略相似。左氏書秦事曰：杞子自鄭告于秦曰：「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師以襲遠，此所聞也。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師、蹇叔哭之曰：「孟明子孫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曰：「吾何知牛馬？而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吾人樂師，必於穀。有二陵焉，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公羊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寡人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穀。歛斂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穀梁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

冢木已拱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於穀之巖陰之下，我將尸女於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為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其書鄭事左氏曰：「鄭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吾姬生捷菑。文公卒，鄭人立定公，捷菑奔齊。之趙，而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之。鄭人辭曰：『齊出，獲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匿。公羊曰：『吾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捷菑于鄭。秦力沛然，若有餘而納之。』鄭人辭曰：『捷菑吾出也，獲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捷菑也。獲且也。六子以大國，啓之則未知齊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獲且也。長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穀梁曰：『長穀五百乘，繇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入千乘之國，欲愛人之主，至」

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捷萬焉出也獲且齊出也獲且正也捷萬不也予謂秦之事穀梁紆餘有味却之事左氏語簡而切欲為文記事者當以是觀之

張嘉貞

唐張嘉貞為并州長史天兵軍使明皇欲相之而忘其名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稱名卿為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今為朔方節度使帝即使作詔以為相夜閱大臣表疏得嘉貞所獻遂相之議者謂明皇欲大用人而鹵莽若是非嘉貞表疏則誤相齊丘矣予攷其事大為不然據開元八年嘉貞為相而齊丘以天寶八載始為朔方節度相去三十年安得如上所云者又是時明皇除御未久方厲精為治不意置相而不審其名位蓋鄭處誨所著明皇雜錄載

其事史家誤采之也資治通鑑棄不取云

張九齡作牛公碑

張九齡為相明皇欲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為尚書執不可曰仙客河湟一使典耳擢白眉史曰不知書陛下必用仙客臣實取之帝不悅因是遂罷相觀九齡集中有贈涇州刺史牛公碑蓋仙客之父譽之甚至云福善莫大於有後仙客為國之良用商君耕戰之國修充國羌胡之具出言可復所計而然邊捍長城主恩亦希正稱其在涼州時有所諫心尚書亦才一年然則與仙客非有夙嫌特為云家忠計耳

唐人告命

唐人重告命故顏魯公自書告身今猶有存者韋述集賢注記記一事尤著漫載於此開元二載三年十月制加皇子景王已

下官嘗令宰相及朝官工書者就集賢院寫告身以進於是宰相張九齡裴耀卿李舟南朝士蕭太師嵩李尚書嵩崔少保琳陳黃門希烈中書相之張兵部均韋太常陳褚誅誅庭海十三人皆寫一通裝縑進四上大悅賜三相絹各三百匹餘各二百匹以唐書考之是時十三王並授南府儀同三司詔詣東宮尚書省上日百友集送有司供帳設柴棗梓王府官屬而少書此事

典章輕廢

典章故事有一時廢革遂不可復者牧守銅魚之制新除刺史給左魚到州取物庫右魚合契周顯德六年詔以特降制書何偃符契遂廢之兩者古上事宰相送上曰相共坐一榻各据一隅謂之押角焉天福五年勅廢之

容齋隨筆卷第三

容齋隨筆卷第四 二十三則

張浚休書

張芸叟与石司理書云頃游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每聽歐陽文忠公言馬溫公之荆公之論於行義文忠為多唯歐陽公多親交事既久之不免有諷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論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章心於洞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東漢一親公初不見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是為貴以枉為直遠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日爾遇事不敢息也是時蘇明允父子亦在焉嘗聞此語又有答孫子者

書多端賢治通鑑其略云温公嘗曰吾作此書唯王陽之當閱
之終篇自餘君子求乞欲觀讀未終紙已欠伸思睡矣九年
方成中間受了又多少語言陵藉云云此兩事士大夫罕言之
淳休集百卷至此二篇今錄彙所刊者附之集後

温公客位榜

司馬温公作相日親書榜彙揭于客位曰勅及諸君若親朝政
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向於朝廷先得與同僚
高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寃論終所益若光
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即以通封書曾分付使人令傳入先得內
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整會官職差遣理雪原名凡于身計並
請一而進狀先得與朝省眾友公議施行若在私身垂訪不請
後及某再拜告曰乾道九年公之旨孫傑出結廣州道過穎獲

觀

李頎詩

歐陽公好稱誦唐嚴維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暉及楊銜竹
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以為不可及予絕喜李頎詩云遠
客嗟長夜兩聲孤寺秋清暈東海水看取淺深愁且作客遠
適當窮秋暮投孤村古寺中夜多睡寐起時清惻而南簷外雨
聲其為一時襟抱不言可知而此兩句十字中盡其意態海水
喻愁非過語也

詩中用茱萸字

劉夢得云詩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杜甫云醉把茱萸子細看
王维云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學他年少插茱萸三君所用
杜公為優不觀唐人七言用此者又十餘家漫錄于後王昌齡

茱萸插髮花宜壽，戴叔倫插髮茱萸，東來畫，盧臨茱萸，一朵映
華簪，梅德輿，酒泛茱萸，晚易曛，白居易，舞鬟搨落茱萸房，茱萸
色淺未理鬢，楊衡，強插茱萸，隨衆人，張諤，茱萸凡作幾年，秋耿
津，髮希那敢插茱萸，劉高郵，筒不解，獻茱萸，崔櫓，茱萸吟，吹溪
口香，周賀，茱萸，博裏一尊，方比之杜句，真不侔矣。

鬼宿度河

宋蒼梧王當七夕夜，令楊玉夫伺織女度河，曰：見當報我，不見
當殺汝。錢希白，洞微志載蘇德高為徐聲祀其先人，曰：當夜半
可已，蓋侯鬼宿度河之後，習公，繫，儀十卷云：或繫於昏或
繫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度河為候，而鬼宿度河常在半夜，必
使人仰占以候之，葉少蘊云：公，繫，博學多聞，援證皆有據，不肯
碌，公，同衆所見，必過人，予按天上，經星，終古不動，鬼宿，隨天西

行春昏見於南，夏晨見於東，秋夜半見於東，冬昏見於東，此有
所謂度河及常在中夜之理，織女昏晨與鬼宿正相反，其理則
同，蒼梧王荒悖，小兒不足笑，錢翬，葉三公皆名儒，碩學，亦不深
攷如此，杜詩云：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牛女年一渡，何曾風
浪生，梁劉孝儀詩云：欲待黃昏至，含嬌渡河，唐人七夕詩皆
有此說，此自是牽牛造詞之過，故杜老又有詩云：牽牛出河西，
織女處其東，萬古不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蒙
隴，蓋白洞曉，其實非他人比也。

府名軍額

雍州軍額曰永興，府曰京兆，而守臣以知永興軍府事兼京兆
府路安撫使，結銜鎮州軍額曰威德，府曰真定，而守臣以知威
成德軍府事兼真定府路安撫使，結銜政和中始，以府額為

稱荆州軍額曰荆南府曰江陵而守臣則曰知荆南通判曰通
判荆南自餘據幕縣皮則曰江陵府淳熙四年始畫以江陵為
稱益州軍額曰河陽三城無府額而守臣曰知河陽軍州事陝
州無府額而守臣曰知陝州軍府事法令行移亦曰陝府

馬融皇甫規

漢順帝時西羌叛遣征西將軍馬賢將十萬人討之武都太守
馬融上疏曰賢處以渴澤必有潰叛之變臣願請賢所不用關
東兵五千截假部隊之號畫力率厲三旬之中必克破之不從
賢果與羌戰敗父子皆沒羌遂寇三輔燒圍陵詔武都太守趙
冲督河西四郡兵追擊安定上計據皇甫規上疏曰臣比年以
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知其必敗願假臣
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

曉習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可以激忠帝不能用趙冲擊
羌不利羌寇充斥涼郡震恐冲戰死累年然後定據馬融皇甫
規之言曉然易見而所謂兵皆不過五千然說不肯從乃知宣
帝細用趙充國之冊為不易得所謂明主可為忠言也

孟蜀避唐諱

蜀本石九經皆孟昶時所刻其書淵世民三字皆缺畫蓋為唐
高祖太宗諱也昶父知祥嘗為莊宗明宗臣然於存勗嗣源字
乃不諱前蜀王氏已稱帝而其所立龍興寺碑言及唐諸帝亦
皆半闕乃知唐之澤遠矣

翰苑親近

白樂天渭村退居寄錢翰林詩敘翰苑之親近云曉從朝典慶
春陪宴柏梁分庭皆余婦對院即儲皇貴主冠浮動親王繼南

裝金鈿相照耀，朱紫間榮煌。錦簇桃花騎，歌巡竹葉觴。窪銀牛
黃帶，昂黛內人粧。賜襪東城下，頡頏曲水傍。樽疊分聖酒，故紫
借仙侶。蓋唐世宮禁，與外廷不至相隔絕。故杜子美詩，戶外昭
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又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
近御筵。而學士獨稱內相，至於與余歸分庭，見貴主冠服，內人
黛粧，假仙侶以佐酒，他司無比也。

寧馨河堵

寧馨河堵，晉宋間人語。助耳後人，但見王衍指錢云，寧馨河堵物
却。又山濤見衍曰，何物老婦生寧馨兒。今遂以河堵為錢。寧馨
兒為佳兒，殊不然也。前輩詩，語言少味，每阿堵，冰雪相看有此
君。又家無阿堵物，有寧馨兒，其意亦如此。宋度帝之母王太后
疾篤，帝不往視，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割我腹，那得生寧馨兒。觀

此蓋得為佳，顧長康畫人物，不點目精，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
中。猶言此處也。劉真長識殷淵源曰，因會見強，字人作爾馨語。
又謂桓溫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關戰求勝。王導與何充語曰，正
自爾馨，王恬撲王胡之手曰，冷如鬼手馨。疆來捉人臂，至今吳
中人語，尚多因寧馨字為詞。猶言若何也。劉夢得詩，為詞中
華字逆者，幾人雄。極得寧馨，蓋得其義，以寧字作平聲讀。

鳳毛

宋孝武嗟賞謝鳳之子超，宗曰，殊有鳳毛。今人以子為鳳毛，多
謂出此。按世說，王劭風姿似其父，導桓溫曰，大奴固自有鳳毛，
其事在前，占此不同。

牛米

燕慕容銑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稅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稅其

七考軍封祿諫以為魏晉之世假官田中者不過稅其什六自
有牛者中分之不取其七八也予觀今吾鄉之俗募人耕田十
取其五而用牛者取其六謂之牛米蓋舊法也

為文於夸過實

文士為文有誇過實雖韓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極道宣王
之事偉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倚撫星宿遺羲娥洒儒編詩
不收拾二雅褊迫無余蛇是謂三百篇皆如星宿獨此詩如日
月也二雅褊迫之語尤非所宜言今世所傳石鼓之詞尚在豈
能出古日車攻之右安知此經聖人所刪乎

送孟東野序

韓文公送孟東野序云物不得其平則鳴然其文云在唐虞時
咎陶為其言鳴者而假之以鳴夔假於韶以鳴伊尹鳴殷周公

鳴周又云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然則非所謂不得其
平也

噴嚏

今人噴嚏不心者必嘆唾祝云有人說我婦人尤甚予按終風
詩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鄭氏箋云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
心如是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乃知此
風自古以來有之

野史不可信

野史雜說多有得之傳聞及好事者緣飾故類多失實能古輩
不能免而士大夫頗信之姑撫真宗朝三事于左魏泰東軒錄
云真宗以澶淵諸寇某公曰虜騎來退何人可守天雄軍公言
為知政事王欽若退即召王於行府諭以上意授勅俾行王來

及有言公遜而大白欽之奪曰上馬直且曰考政勉之曰日即
為同列也之馳騎入魏越十一日虜退召為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或云王公欽進疑詞於上前故策公因事出之予按澶淵之
役乃景德元年九月是時策公為次相欽若為參政閏九月欽
若判天雄二年四月罷政三年策公罷相欽若復知樞密院至
天禧元年始拜相距景德初元凡十四年其二事者沈括筆談
云向文簡拜右僕射真宗謂學士李昌武曰朕自即位以來未
嘗除僕射敏中應甚喜昌武退朝往候之門闕惘然明日再對
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存中自注云向公拜僕射年日未為
考於國史因見中書記是天禧元年八月而是年二月王欽若
亦加僕射予按真宗朝自敏中之前拜僕射者六人呂端李沆
王旦皆自宰相轉陳堯叟以罷樞密使拜張齊賢以故相拜王

欽若自樞密使轉及敏中轉右僕射與欽若加右僕射同日降
制是時李昌武死曰年矣昌武者宗諤也其之事者存中筆談
又云時丁晉公從真宗幸祀成詔賜輔臣玉帶時輔臣八人
行在祇候庫山有七帶尚衣者帶謂之比玉價直數百萬上欲
以是其數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已乃請有司
其白有小私帶可服候還京別賜可也既若受賜而晉公一帶
僅如指闊上顧近侍選易之遂得尚衣御帶予按景德元年真
宗巡幸西京大中祥符元年幸泰山四年幸河中丁謂皆為
行在三司使未登政府七年幸亳州謂始以參知政事從時轉
臣云人王旦向敏中為宰相王欽若陳堯叟為樞密使皆在謂
上謂之下尚有樞密副使馬知節即亦與此說合且既為玉帶
而又若比玉尤可笑魏泰為是論沈存中不應爾也

詩書

司馬遷作史記於封禪書中述武帝神仙鬼竈方士之事甚備故王允謂之謗書國朝景德祥符間治安之極王文穆陳文忠陳文僖丁晉公諸人造作天書符瑞以為固寵容悅之計及真宗上仙王沂公懼貽後世譏議故請藏天書於梓宮以滅跡而實錄之成乃文穆監修其載崇奉宮廟祥雲芝鶴唯恐不詳遂為信史之累蓋与太史公謗書意異而實同也

王文正公

祥符以後凡天書禮文宮觀典冊祭祀巡幸祥瑞頌聲之事王文正公曰實為考政宰相多不預官自侍郎至太僕公心知得罪於清議而固戀患失不能決去及其既乃欲削髮偽服以效何所補哉魏野贈詩所謂西祀東封今已了好來相伴赤松廣之流云

晉文公

晉公子重耳自狄適他國凡七衛成公營共公鄭文公皆不禮焉齊桓公妻以女宋襄公賜以馬楚成王享之秦穆公納之卒以得國衛曹鄭皆同姓齊宋秦楚皆異姓此所謂豈無他人不似同姓也晉文公卒未葬秦師伐鄭滅滑卒殞晉事晉先軫以為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皆秦大惠使襄公墨衰經而伐之雖幸勝於敵終啓焚舟之戰而國交兵不復修睦者數百年先軫是年死於狄至孫穀而誅滅天也

南夷服諸葛

卷之四

八

蜀劉禪時南中諸郡叛諸葛亮征之遂獲為夷漢所服七戰七擒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蜀志所載心於一時之事國朝淳化中李順亂蜀招安使雷有終遣嘉州士人李怡顯使於南詔至姚州其節度使趙公美以書來迎云當境有瀘水若諸葛武侯戒曰非貢獻征討不得輒渡此水若必欲過須致祭然後登舟今遣本部軍將費金龍二條金錢二千文并設酒脯請先祭享而渡乃知南夷心服詠千年如初嗚呼可謂神矣事見怡顯所作雲南錄

二疏贊

作議論文字須考引事實無差忒乃可傳信後世東坡先生作二疏圖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超卓如此然以其時考之元康三年二疏去位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三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皆亡蓋蓋先生文如傾河不復效常人尋常質究也

李宓伐南詔

唐天寶中南詔叛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之喪士卒六萬人楊國忠掩其敗狀仍敕其戰功時募兵擊南詔人莫肯應募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詔軍所行者怨怒所在哭聲振野至十三載劍南留後李宓將兵七萬往擊南詔詔之深入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瘡痍及餓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募兵討之此通鑑所紀舊唐書云李宓率兵擊蠻於西洱河糧盡軍旋馬足陷橋為罔羅國所擒新唐書云宓敗死於西洱河而楊高適集中有

李定南征重詩一篇序云天寶十一載有詔伐西南夷丞相楊
公兼節制之寄乃奏前雲南太守李定涉海自交趾擊之往復
數萬里十二載曰月至于長安君子是以知廟堂使能而李公
效節而喬斯人之意因賦是詩其略曰肅穆廟堂上深沈節制
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敷行天海外轉戰重夷中長驅大
浪破急擊羣山空餉道忽已遠縣軍垂欲窮野食極田鼠哺餐
兼饑僅收兵列亭候拓地彌西東澶水夜可涉交州今始通歸
來長安道召見甘泉宮其所稱述如此雖詩人之言未必皆實
然當時之人所賦其事子應虛言則定益歸至長安未嘗敗死
其年又破十三載也味詩中旌鼠餐僅之語則知糧盡危急師
非勝歸時甚

浮梁陶器

彭器資尚書文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燒甕顏色比瓊玖
因官射利疾衆喜君獨不父老爭歎息此事古未有注云浮梁
父老言曰來作知縣不買甕器者一人君是也作饒州不買者
一人今程少卿嗣定是也惜乎不載許君之名

容齋隨筆卷第四
漢唐八相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為漢唐名相不待論說然前六君子皆終
于位而姚宋相明皇皆不遇三年姚以二子及親受賜其罷
獨有說宋但以嚴禁惡錢及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明皇用優
人戲言而罷之二公終身不復用宋公罷相時年才五十八後
十七年乃薨繼之者如張嘉貞張說源乾曜王曖宇文融裴光
庭蕭嵩牛仙客其才可睹矣唯杜暹李元紘為賢亦清介疑
自守者擇曠曠而子東馬皇而更索可不惜哉蕭何且死所
推賢唯曹參魏丙同心輔政房喬每議事必曰非如晦莫能籌
之姚崇避位薦宋公自代唯賢知賢宜後人之莫及也

容齋隨筆卷第五 二十五則

漢唐八相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為漢唐名相不待論說然前六君子皆終
于位而姚宋相明皇皆不遇三年姚以二子及親受賜其罷
獨有說宋但以嚴禁惡錢及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明皇用優
人戲言而罷之二公終身不復用宋公罷相時年才五十八後
十七年乃薨繼之者如張嘉貞張說源乾曜王曖宇文融裴光
庭蕭嵩牛仙客其才可睹矣唯杜暹李元紘為賢亦清介疑
自守者擇曠曠而子東馬皇而更索可不惜哉蕭何且死所
推賢唯曹參魏丙同心輔政房喬每議事必曰非如晦莫能籌
之姚崇避位薦宋公自代唯賢知賢宜後人之莫及也

六卦有坎

易乾坤二卦之下，繼之以屯蒙需訟師比，六者皆有坎聖人防
患備險之意深矣。
昔之亡與秦隋異，周之末為七戰國，秦合之漢
之末分為三國，晉合之齊之亂分為十餘國，爭戰三百年，隋合
之唐之後又分為八九國，本朝合之，然秦始皇一傳而為胡亥，
晉武帝一傳而為惠帝，隋文帝一傳而為煬帝，皆破亡其社稷，
獨本朝九傳百七十年，乃不幸有靖康之禍，蓋三代以下治為
所無也。秦晉隋皆相似，然秦隋一亡即掃地，晉之東雖曰牛繼
馬，後終為守司馬氏之祀，亦有餘年。是秦隋毒流四海，天實
誅之，晉之八王擅兵，孽所造，政皆本於惠帝，皆蒙非得罪於民，
故其亡也，與秦隋獨異。

上官桀

漢上官桀為未央殿令，武帝嘗體不安，及愈見馬，多瘦上大
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
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為忠，由是親近。至於
受遺詔輔少主，義縱為右內史，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
泉，道不沾，上怒曰：縱以我為不行此道乎？銜之，遂坐以他事棄
市。二人者，其始獲罪一也，桀以一言之故起用，而縱及誅，可謂
幸不幸矣。

金日磾

金日磾沒入宮，輸黃門養馬。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亦
數十人，牽馬過庭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察見，甚
藏馬又肥好，上奇焉，即日磾為馬監。後受遺輔政，日磾與上官桀

皆因焉而受知武帝之取人可謂昭而不遺矣

漢宣帝忘昌邑王

漢廢昌邑王賀而立宣帝，賀居故國，帝心內忘之，賜山陽太守張敞書，戒以謹備盜賊，敞條奏賀居處若其廢之之效，上知賀不足忘始，封為列侯，光武廢太子彊為東海王而立顯宗，顯宗即位，待遷汝厚，宣歟皆能霸道，治尚剛嚴，獨此事顯優於宣多矣。

平津侯

公孫平津本傳稱其意忌內深，殺之文偃，徒董仲舒皆其力，然其可稱者兩事，武帝嘗蒼海朔方之郡，平津數諫以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朱買臣才難之，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專奉朔方，上乃許之，卜式上書

願輸家財助邊，意迎合之意，上以詔平津，對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勿許，乃罷武，當武帝好大喜功而能如是，嗟之後世，足以為賢相矣，惜不以武事載本傳中。

韓信周瑜

世言韓信伐趙，亡廣武君請以奇兵塞井陘，口絕其糧道，成安君不聽，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廣武君策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遂勝趙，信廣武計行，信且成禽信，蓋自言之矣，周瑜拒曹公於赤壁，都將黃蓋獻火攻之策，會東南風急，悉燒操船，軍遂敗，使天無大風，黃蓋不進計，則瑜未必勝，是二說者皆不善觀人者也，夫以韓信敵陳餘，猶以猛虎當羊豕，信與漢王語請北尋燕趙，正使井陘不得進，必有他奇策矣，其與廣武君言曰：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蓋諷以求言之初也，方孫權

同於周瑜之言操冒行曰惠將軍禽之宜在今日劉備見瑜恨其兵少瑜曰此自是用瑜也但觀瑜破之正使無大攻之說其必有以制勝矣不然何以為信瑜

漢武賞功明白

衛青為大將軍霍去病始為拔尉以功封侯青失兩將軍之禽侯功不多不益封其後者以五萬騎深入去病益封五千八百戶裨拔封侯益邑者六人而青不得益封更卒封者武帝賞功必視法如何不以貴賤為高下其明白如此後世處此必曰青久為上將俱出塞數年而厚賞亦當有以慰其心不然他日無以使人蓋失之矣

周召房杜

召公為侯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相觀此二相則刑措四十年頌聲作于下不言可知唐正觀三年二月房元齡為左僕射杜如晦為右僕射魏證為預朝改觀此三相則三百年基業之感際可見矣

三代書同文

三代之時天下書同文故春秋左氏所載人名字不以何國大抵皆同鄭公子歸生魯公孫歸父蔡公孫歸生楚仲歸齊析歸父皆字子家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鄭公孫段印段宋褚師段皆字子石鄭公子嘉宋樂喜皆字子罕楚公子黑肱鄭公孫黑孔子弟狄黑皆字子皙魯公子翬鄭公孫揮皆字子羽邾子克楚圍克周王子克宋司馬之臣克皆字曰儀晉籍偃荀偃鄭公子偃吳言偃皆字曰游晉羊舌肸魯公西赤皆字曰赤楚公子側魯孟之側皆字曰友魯冉耕宋司馬耕皆字曰牛顏

無繇仲由皆字回路

周世中國地

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以今地理考之吳越楚蜀閩皆為蠻
淮南為羣舒秦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
之境有赤狄里氏留吁鐸辰潞國洛陽為王城而有楊拒泉臯
垂氏陸渾伊雒之戎秦東有萊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
之屬邑亦用夷禮邾邾近於魯亦曰夷其中國者獨魯齊魯宋
鄭陳許而已通之過數十州蓋於天下特五分之一耳

李後主梁武帝

東坡書李後主去國之詞云最是蒼皇解廟日教坊猶奏別離
歌揮淚對宮娥以為後主失國當恸哭於廟門之外謝其民而
後行乃對宮娥聽樂形於詞句予觀梁武帝啓侯景之禍漢炭

江左以致覆亡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其不知罪
已亦甚矣竇嬰救灌夫其夫人諫之嬰曰後自我得之自我
捐之吾所恨梁武帝用此言而非也

詩什

詩二雅及頌前三卷題曰某詩之什陸德明釋云歌詩之作非
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篇編為一卷名之為什今人以詩為
篇什或稱譽他人所作為佳什非也

易學正

唐蘇州司戶郭京有周易學正三卷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
寫注定傳授真本比按今世流行本及國學鄉貢舉人等本或
將經入注用注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辭注內移
後義却處於前兼有悅遺兩字顛倒謬誤者甚依定本學正其

訛凡一百三節今畧取其明白者二十處載於此坤初六履霜
堅冰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則致其道至堅冰也今本於象文
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
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无咎元本之字行書向下引
脚猶類言字轉寫相仍故誤作言歡注我亦全不作言字釋也
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貴亨不利有
攸往今本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小人文也
注云剛柔交錯而成文為天之文也今本脫剛柔交錯一句坎
卦習坎上脫坎字始九曰包魚注云有其魚故失之也今本
誤作无魚蹇九之往蹇來正今本作來反困初六象曰入于凶
谷不明也今本谷字下多出字鼎象聖人亨以亨上帝以養聖
賢注云聖人用之上以亨上帝而下以養聖賢今本上文多而

大亨三字故注文亦誤增大亨二字震象曰不喪匕鬯出可以
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今本脫不喪匕鬯一句漸象曰君子
以居賢德風俗淳之賡德以止巽則居風俗以止巽乃善今本
正文脫風字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文脫志字坤字
象豚魚吉信及也今本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彖柔得中是
以可小事也今本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密雲
不雨已止也注陽已止下故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注亦誤作
陽已上故止也既濟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今本脫一小字
繫辭二多譽四多懼注云懼近也今本誤以近也字為正文而
注中又脫懼字雜卦蒙推而著今本雜誤作雜字予頃於福州
道藏中見此書而傳之及在後者見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
之世罕有其書也

其惟聖人乎

乾卦其惟聖人乎魏王肅本作愚人後結句始作聖人見陸德明釋文

易說卦

易說卦荀爽九家集解乾為木果之下更有四曰為龍為車為衣為言坤後有八曰為牝為迷為方為囊為裳為黃為帛為漿震後有三曰為王為鶴為鼓巽後有二曰為揚為鶴坎後有八曰為宮為律為可為棟為蒿棘為狐為蕪藜為桎梏離後有一曰為牝牛曰後有三曰為鼻為虎為狐兌後有二曰為常為輔類注云常西方神也陸德明以其與王弼本不同故載於釋文按震為龍與乾同故虞翻于寶本作駝元二之災

後漢鄧騭傳拜為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人士饑荒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侵畔章懷注云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為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漢碑有楊孟文石門頌云中遭元二西夷虐殘孔耽碑云遭元二輶軒人民相食趙明誠金石跋云若讀為元元不成文理疑當時有此語漢注未必然也按王充論衡恢國篇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嘉德帝時事考之本紀所書建初三年以後諸瑞皆同則知所謂元二者建初元年二年也既稱嘉德布流以致祥瑞其為非災眚之語豈可決疑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先零滇羌寇叛郡

國地震大水鄧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凡漢碑重文不皆用小二字豈有范史一部唯獨一處如此予兄丞相作隸釋論之甚詳予修國史且撰欽宗紀贊用請康元二之禍實本于此

聖人汗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趙岐注云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汗下也言三人雖小汗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阿私所愛而空譽之詳其文意足以識聖人是一句汗下也自是一節蓋以下字到汗也其義明甚而老蘇先生乃作一句讀故作三子知聖人汗論謂三子之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絕之境徒得其下焉耳此說竊謂不然夫謂夫子賢於堯舜自生民以來未有可謂大矣猶以為汗下何哉程伊川

云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為阿好而言其說正與趙氏合大抵漢人釋經子或有去語助如鄭氏箋毛詩奄觀鉅艾云奄久觀多也蓋以久訓奄以多訓觀迺者舊禮字有補禮部韻略於淹字下添奄字注云久觀也亦是誤以奄十五字為一句

廿卅卅字

今人書二十字為廿三十為卅卅皆說文本字也廿音入二十并也卅音先合反三十之省便古文也卅音先立反數名今直以為四十字按秦始皇凡刻石頌德之辭皆四字一句泰山辭曰皇帝臨位二十有六年琅邪臺頌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之罘頌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東觀頌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會稽頌曰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此史記所載

每稱年者輒五字一句嘗得泰山辭石本乃書為廿有六年想其餘皆如是而大史公談易之或後人傳寫之訛耳其實曰字句也

字者文
今人作字省文以禮為礼以處為処以與為与凡章奏及程文書冊之類不敢用然其實皆說文本字也許叔重釋礼字云古文処字云止也得几而止或從處与字云賜予也与與同然則當以省文者為心

負劍辟咩
曲禮記童子事曰負劍辟咩詔之鄭氏注云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辟咩詔之謂傾頭与詔口旁曰咩歐陽公作其父澠園所表云回顧乳者劍汝而立于旁正用此義今廬陵石刻

由存衢州所刊六一集已得其真或者不曉遂易劍為抱可歎也

國初人至誠

真宗時并州謀帥上謂輔臣曰如張齊賢溫仲舒皆可任但以其嘗歷樞近或有固辭宜召至中書詢問願往則授之及召二人至齊賢辭以恐為人所讒仲舒曰水敢有辭但在尚書班已十年若得改官端揆賜都部署添給敢不承命輔臣以聞上曰是皆不欲往也勿彊之王元之自翰林學士以本官刑部郎中知黃州遣其子嘉祜獻書于中書門下以為朝廷設官進退必以礼一失錯置然在廊廟某一任翰林學士三任制誥舍人以國朝舊事言之或得給事中或得侍郎或為諫議大夫某獨異於斯亦去不始一級与錢穀俗吏混然無別執政不言人將安

仰予謂仲舒嘗為二府至於自求遷轉及增謂給元之一代剛
正名臣至於公移牋書引例乞轉唯其至疎不矯偽故也後之
人外為大言避寵辭祿而陰有營求失其本真者多矣風俗使
然也

史館玉牒所

國朝熙寧以前祕書省無著作局故置史館設修撰直館之職
元豐官制行有祕書官則其職歸於監少及著作郎作矣而紹
興中復置史館修撰檢討是與本者為二也宗正寺修玉牒官
亦然官制既行其職歸於卿丞矣而紹興中復差侍從為修牒
又以他官兼檢討是與本者為二也然則今省戶部可別置三
司有吏刑部可別置^官刑院矣又玉牒舊制每十年一進謂甲
子歲進書則甲戌甲申歲復然今乃從建隆以來每行補修每
及十年則一進以故不過三二年輒一行賞書局積賞此最甚
焉

稗沙門

寶積經說佛之每行者曰譬如麥田中生稗麥其形似麥不可
分別而時因夫作如是念謂此稗麥盡是好麥後見穰生爾乃
知非如是沙門在於眾中似是持戒有德行者施主見時謂盡
是沙門而彼癡人實非沙門是名稗沙門此喻甚佳而文士鮮
曾引用聊志於此

容齋隨筆卷第五 始不置三十二年... 漢書卷之四十一... 漢書卷之四十一... 漢書卷之四十一...

容齋隨筆卷第六十九則

成都府漢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提閣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 元元者觀此所刻乃是雖別為中元猶冠以建武如文景帝中... 元後元之類也又繁祀志載封禪後赦天下詔明言云以建武... 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東夷傳云建武中元二年東... 奉負援楫甚明而宋莒公作紀年通語乃云紀志所載不同必... 傳寫脫誤耳若夫於精審以意刪去殆亦不深考耳韓莊敘家... 一銅斗銘云新始建國天鳳上成六年又紹興中郭金物得一... 鉦銘云新始建國地皇上成二年按王莽始建國之後改天鳳... 又改地皇為二器者冠以始元者自莽之制如此亦獨其改易

郡名不常每下詔猶繫其故名之類耳不可用中元為比也
詔與中元後明以右奉直大夫直祕閣乞磨勘吏部擬朝議大
夫時相以為既帶職則朝議奉直為一等遂起轉中奉其後有
惟謹之詔與末向伯奮亦用此繼而續感復然後有言正應
暮三級自是但得朝議予拙故事官制未行時前行即中遷少
卿有出身得大常乞出身司農繼轉光祿郎今奉直朝議也自
少卿遷大卿監者出身得光祿卿乞出身歷司農卿少府監衛
尉卿然後至光祿若帶職則自少農以上徑得光祿不滿餘級
至有起五資者然則後明等不為過蓋昔日職名不輕與人故
恩典亦異又自丞務郎至奉議詞人但三轉而帶職者乃與餘
人同作六階不亦異乃有司之失也

上下四方

上下四方不可窮竟正報莊列釋氏之寓言是術不能說也列
子商湯問於夏革曰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因問
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
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是以知
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
天地者乎大集經風何處曰風何處曰風何處曰風何處曰風
若言虛空何於至處又向至處復何所任若言至處何所任者
不可宣說何以故遠離一切諸處所故一切處所所不攝故唯
數非稱不可量故是故至處無有任處二家之說如是而已
魏相蕭望之

趙廣漢之死由魏相韓延壽之死由蕭望之魏蕭賢公卿也忍

以其私陷二材臣於死地乎楊惲坐積言怒望而廷尉當以為
大逆不道以其時考之乃于定國也史稱定國為廷尉氏曰以
不寬蓋其然矣官帝治尚嚴而三人者又從而輔翼之為可
恨也

姓氏不可考

姓氏所出後世茫不可考不逞證以史傳然要為難曉自姚虞
廣杜姜田范劉之外餘蓋紛然雜出且以左傳言之申氏出於
四岳周有申伯然鄭又有申侯楚有申舟及有申公巫臣魯有
申繆申棧晉有申書齊有申鮮虞賈氏姬姓之國以國氏然晉
有賈華又狄射姑亦曰賈季齊有賈季黃氏嬴姓之國然金天
氏之後又有沈妣蓐黃之黃晉有黃淵孔氏出於商孔子其後
也然衛有孔達宋有孔父鄭有孔叔陳有孔寧齊有孔旭而鄭

子孔之孫又為孔張高氏出於齊然子尾之後又為高彊鄭有
高克宋有高哀國氏亦出於齊然邢有國氏鄭子國之孫又為
國參晉有慶鄭齊有慶克陳有慶虎衛有石碭齊有石之糾如
鄭有石奘周有石尚宋有石疆晉有陽處父楚有陽丙魯有陽
虎孫氏出於衛而楚有叔敖齊有孫書吳有孫武鄭氏出於魏
而晉有鄆偃齊有鄆最又有所謂鄆公者千載之下遙世祚
將安所質究乎

畏多難

聖人不畏多難而畏多難故曰惟有道之君能持勝使秦不并
六國二世未亡隋不一天下服曰夷煬帝不亡符堅不平涼取
蜀滅燕雷代則乞肥水之役唐莊宗不滅梁下蜀則乞嗣源之
禍李景不取南并楚則乞淮南之失

綠竹書

毛公解衛詩淇奥分綠竹為二物曰綠王芻也竹蕭竹也韓詩
 竹字作蕭音徒沃反亦以為蕭筑郭璞云王芻今呼白脚莎即
 葉蓍豆也蕭竹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云有草似竹
 高五丈大淇水側人謂之藜竹按此諸說皆北人不知竹之語
 耳漢書下淇園之竹以為捷寇怕為河內太守伐淇園以為矢
 百餘萬衛詩又有籊之竹竿以釣于淇之句所謂綠竹豈不明
 甚若白脚莎葉豆安得云猜之者哉

孔子欲討齊

陳成子弑齊簡公孔子告於魯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
 之三子告不可左傳曰孔子請伐齊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
 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常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

齊之半可伐也說者以為孔子豈較力之強弱但明其義而已
 能順人心而行天討何患不克使魯君從之孔子其使於周請
 命乎天子正名其罪去其所以勝齊者孔子之歸事也亦以為
 魯之不克伐齊三子之不欲伐齊周之不能討齊適國知之矣
 孔子為此舉豈真欲以魯之半力敵之哉蓋是時三子無君與
 陳氏也孔子上欲悟哀公下欲警三子使哀公悟其意必察三
 臣之擅國思有以制之託孔子而付以改其正君君臣之分
 不難也使三子者警必將曰魯小於齊之臣弑君而欲敵討吾
 三臣或如是彼齊魯大國皆置而不問爾惜其君臣皆不識聖
 人之深旨自是二年孔子亡又十一年哀公竟偏於三子而孫
 於越比之尚云僅全其身爾

韓退之

舊唐史韓退之傳初言愈常以為魏書已遂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詰之指歸不復振起故所為文抑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為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而又云時有恃才肆意亦整孔孟之言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李賀又名秀而應進士而愈為賀作辭辭令孝進士又為毛穎傳談戲不近人情此文孝之甚繼繼者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為當代所厭裴晉公右寄李翱書曰昌黎韓愈僕知之為美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儂輩云恃甚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可笑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為防焉爾舊史謂愈為紕繆固不足責考公亦為是言何哉考公作此書時名位猶未隆其末云昨第來欲及及時于進及者歲取名不敵自高今欲然若此遊宦謂

何是不能復從故人之所勉耳但實力田園為過朝久而已然則公出征淮西請愈為行軍司馬又令作碑蓋在此累年之後相知已深故復前此也

誕節受賀

唐穆宗即位之初年詔曰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寮各歸官於光順門進名為賀朕於門內與百寮相見明日又勅受賀儀宜傳先是左丞韋綾奏行之率從以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然次年復行賀禮誕節之制起於明皇今天下宴集休假三日肅宗然代德順三宗皆不置節名及玄宗以後始置宴如初則受賀一事蓋自長慶年至今用之也

左氏書事

左傳書魯惠公背秦穆公事曰魯侯之入也秦穆姬厲賈君焉

且曰畫納羣公子，吾後至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吾後許昭中士，既而皆背之，昭素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畫饒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共，吾饒秦輸之粟，秦饒吾閉之籍，故秦伯伐吾，視此一節，正如獄吏治囚，蔽罪誅法，而舉陶聽之，何所伏竄，以待韓原之戰，其曲直勝負之形見矣。吾厲公絕秦，數其五罪，書詞鏗奮，極文素鼓吹之妙，然其實皆誣秦，故傳又書云：秦桓公既與吾厲公為合，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吾，杜元凱注云：據此三事，以正秦罪。左氏於文反復低昂，無所不究，其至觀秦吾爭戰二事，可窺一斑矣。

狐突言詞有味

吾後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畢落氏以十二月出師，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左氏載狐突所歎八十餘言，而詞義五轉，其一曰：時事之微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其二曰：敬其事則命以如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其三曰：今余以時卒，聞其事也，衣之龙服，述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其四曰：服以遠之時，以圖之，其五曰：龙深於殺，金寒玦離，其究轉有味，皆可咀嚼。國語亦多此體，皆至六七轉，然大抵緩而不切。

宣髮

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臣顏髮顛落，曰宣，易巽為宣，髮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為寡，髮釋云：本又作宣，黑白髮為宣，髮宣髮二字甚奇。

邾文公楚昭王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古莫如之，遂遷于繹，未幾而卒。

君子曰知命楚昭王之季年皆雲如衆鳥夾日以飛三日周
古史曰其當之身年若雲之可殺於今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
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大誅有罪受罰又焉
移之遂弗禁孔子曰楚昭王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按宋
景公出人君之言之楚昭王之退舍邾文楚昭之言亦是物也
而終不蒙禍天道遠而不可知如此

杜愷

唐懿宗咸通二年二月以杜愷為相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
徵使楊公慶進至獨樞密受宣三相起避公慶出書授愷若之
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鄧王監國奏也且曰當時宰相各名者
當以反法慶之愷反復讀後封以授公慶曰皇上欲免宰相當
於廷其面示聖旨公慶去愷謂與樞密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

今之上躬踐阼固當以仁愛為先豈得遽贊或殺宰相事若唱
以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愛乎與樞密相顧默然愷曰當
具以公言白至尊也公重德無人及此三相復來見愷微請宣
意愷多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愷曰勿為他慮既而寂然及延
黃闈正色甚悅此資治通鑑所載也新唐史云宣宗世變之處
大明宮而鄧王居十六宅帝大漸遠詔立愛王而中尉王宗實
迎鄧王之之是為懿宗久之遣樞密使楊慶詣中書獨樞密他
宰相畢誠杜審權蔣仲不敢進乃授愷中人請帝監國奏因請
愷劾大長名不在者愷詰之如前所云慶色沮去帝怒示釋予
以史考之懿宗即位之日宰相曰人曰令狐綯曰蕭鄴曰夏竦
致曰蔣仲至是時唯有仲在三人者罷去矣誠及審權乃懿宗
自用者矣由有斯事蓋野史之妄而二書誤采之溫公以唐

事屬之范祖禹其書取可謂詳盡而以此信乎修史之難哉

唐書世系表

新唐宰相世系表皆取用逐家譜牒故多有謬誤內沈氏者最可笑其略云沈氏出自姬姓周文王子聃叔季字子揖食采於沈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魯成公八年為魯所滅沈子生道字脩之奔楚遂為沈氏生嘉字惟良嘉生尹成成生諸梁諸梁子尹射字脩文其後入漢有為齊王太傅數德侯者有為驃騎將軍者有為彭城侯者宋書沈約自敘云金天氏之後沈國在汝南平輿定公四年為蔡所滅秦末有道人微丞相不就其後顯與唐表同按聃季所封自是一國與沈子不相涉春秋成公八年晉侵沈獲沈子揖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之師于雞父沈子道滅定四年蔡滅沈殺沈子嘉今表云聃季字子揖成八

年為魯所滅是文之子壽五百餘歲矣道為吳所殺而表云奔楚宋書云秦召為丞相沈尹成為楚將戰死於柘華正與嘉之死日時而以為嘉之子尹射書於左傳三十四年此書諸梁乃以為其子又春秋時人立字皆從子及伯仲豈有脩之惟良脩文之比漢列侯表豈有所謂數彭城侯百官表豈有所謂驃騎將軍沈道者沈約稱一時文宗妄語其上世名氏官爵固可坐諸又不分別兩沈國其金天氏之裔沈如蓐黃之沈封於汝川焉滅之春秋之沈封於汝南蔡滅之顧令而為一豈不謬左氏乎歐陽公略不筆削為可恨也

魯昭公

春秋之世列國之君失守社稷其國皆即日改立君各虛位以俟者惟魯昭公為孺子意如所逐而孫子齊又遠魯凡八年乃

沒意如在國攝事之案歲具從者之衣履而歸之于乾後公薨
之明年喪還故國然後其弟公子宋始即位他國各此比也豈
非魯秉周禮雖不幸國器猶存厥位而不敢絕之手其後哀公
孫子越左傳終於是年不知悼公以何時立也

州縣失故名

今之州縣以累代移徙改割之故往往或失其故名或州異而
縣不同者如建昌軍在江西而建昌縣乃隸南康南康軍在江
東而南康縣乃隸南安安軍在江西而南安縣乃隸泉州詔
州為昭興郡而昭興縣外屬贛州為南康郡而南康縣外屬鬱
林為州而鬱林縣隸貴州桂陽為軍而桂陽縣隸柳州此類不
可悉數

嚴州當為莊

嚴州本名睦州宣和中以方寇之故改焉雖以威嚴為義然實
取嚴陵灘之意也殊不知陵乃莊氏東漢避顯宗諱以莊為
嚴故史家作書以為嚴光後世當從實可也

設意如左國語事之變也其後者之取廢而歸之于乾度公表
之明年表遂故國也後其弟公亦宋始即位他國每此也也
故魯受兩師難而卒遂其後在廢位而不敢絕之矣其後表公
孫子越左傳於楚是耳不知悼公以何時立也

州縣失故名

今之州縣以累代移徙改創之故也或失其故名或州異而
縣不同考如建寧軍在江西而建昌縣乃隸南康南康軍在江
東而南康縣乃隸南昌南昌軍在江西而南康縣乃隸南康和韶
州以與韶州而與與縣外屬韶州而南康縣乃隸南康和韶不
與南康縣之制也然其先已為其地矣其地與南康縣之制也
案齊隨筆卷第六十一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容齋隨筆卷第七十八册

孟子書百字矣

柳子厚復杜溫夫書云生用助字不當律令所謂乎歟耶哉夫
也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南人所
後用与吾言孰且異精思之則益也予讀孟子百字矣一章曰首
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知乎不可諫而不諫可
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
知繆公之可与存行也而南相之可謂不智乎味其所用助字
開闔變化使人之意飛動此難以為溫夫解言也

韓柳為文之奇

韓退之自言作為文章上規姚姒盤誥春秋易詩左氏莊騷夫
史子雲相如周其中而肆其外柳子厚自言每為文章本之書

詩禮春秋易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考之孟荀以暢其文考之
莊老以肆其端考之國語以博其趣考之離騷以致其出考之
太史公以著其潔此韓柳為文之首要學者宜思之

李習之論文

李習之答朱載言書論文最為明白周書云六經創意造言皆
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
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
也如山有岱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
濟有滄淮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不必均也
天下之語文章者六說焉其尚異者曰文章詞句奇險而已其
好理者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溺於時者曰文章必當對病於
時者曰文章不當對愛難者曰宜深不當易愛易者曰宜通不

當難此皆情有可偏深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
而辭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從之者
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
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与否易与難也憂心惜
情愷于羣小水對也漢文既多悔不少水不對也朕聖讒說殄
行震驚朕師莞彼桑其下後句將采其劉非易也先被曰表格
于上下十畝之間兮桑者困兮水難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
興老聃列莊至於劉向揚雄皆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傳
也故善於深理難當詞不工者不亦宜乎能傳也其論於文
者如此後學宜志之

魏鄭公諫語

魏鄭公諫書唐太宗封禪中問數語引喻剴切曰今有人十年

長惠瘡治且愈此人應皮膚僅存後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
必不可得隋氏之亂水山十年陛下為之良醫瘡苦雖已又安
未甚克實告成天地臣切有疑古宗不能奪此語見於公諫錄
及舊唐書而新史不載資治通鑑記其諫事亦刪此一節可惜
也

虞世南

虞世南卒後太宗夜夢見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世南在隨
物化倏移歲序昨因夜夢忽覩其人進懷遠美良增悲歎宜資
冥助申朕思慕之情可於其家為設五百僧齋并為造天尊像
一軀夫古宗之夢世南蓋君臣相與之誠所致宜恤其子孫厚
其恩典可也齊僧造像豈所應作形之形書著在國史惜哉古
宗而有此也

七發

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應言賦詞上薄騷些蓋文章領袖故為
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
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年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傳云
又其之以為七林使人讀來終篇往往盡諸凡格柳子厚吾聞
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新機杼激越清壯漢晉之間諸文士之
樂於是一洗矣東方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楊雄擬之為解
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陸言班固賓戲張衡應問皆
屋下架屋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
一洗矣毛穎傳初成世人多笑其怪雖裴君公亦不以為可惟
柳子獨愛之韓子以文為戲本一篇耳吾人既附以革華傳至
於近時羅文江瑤葉嘉陸吉諸傳紛紜雜出皆託以為東坡大

可笑也

將軍官稱

前漢書百官表將軍皆周未及秦因之予按國語鄭文公以唐伯為將軍又吳夫差十旌一將軍左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檀弓衛將軍文子魯便慎子為將軍然則其名久矣豈竊為西所縛呼其妻曰趣為諸將軍辦裝東漢書注云呼奴為將軍欲其故已也今吳人語猶謂小蒼頭為將軍豈本諸此

北道主人

秦考園鄭公人謂秦蓋舍鄭以為東道主蓋鄭在秦之東故云今世稱主人為東道者此也東漢載北道主人乃有三事常山左守鄧晨會光武於鉅鹿請徑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又光武至薊將欲南歸耿弇以為不可右屬腹心皆不肯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彭寵將反光武向朱浮曰大王倚寵為北道主人今既不然所以失望後人罕引用之

洛中貯江八賢

司馬溫公序贈禮書簡簡之善者五人呂南公作不欺述書三人皆以卑微少見於史氏予頃修國史將以綴于孝行傳而不果成聊紀之於此溫公所書皆陝州夏縣人曰醫劉太居親喪不飲酒食肉終三年以為今世士大夫所難能其弟承一尤孝友廉謹夏縣有水災民溺死者以百數承一執竿立門首他人物流入門者輒擲出之有偽寓錢數萬於其室而死承一詣縣自陳請以錢歸其子弟鄉人負債不償者毀其券曰周文舉其兄嗜酒仰弟為生兄或時酣飲舉鄰人不平而喧之舉怒曰兄

未嘗毀我，汝何離向吾兄弟也。曰：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帝
詰其婦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多子，由是安
其室終身。曰：臺亨者，善畫，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
事畢詔選試其優者，留翰林授右祿，亨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
養於田里。南公所書皆達，呂南坡人曰：陳策嘗買驢，得不可破
鞍者，不忍移之他人，命養於野廬，俟其自斃，其子與猶馴計，因
經過友人喪馬，即磨破驢背以銜覆之，既售矣，策問自誰及，告
以不堪，友人疑策愛也，祕之。策請試以鞞，元、終日不得破，始
謝還。區有人從策買銀器，若羅綺者，策不与，羅綺其人曰：向見
君帶者之兮，何靳策曰：然有質錢而沒者，歲月已久，然力糜脫，
不任用，聞公欲以嫁女，安可以此物病公哉。取所當與銀器投
熾炭中曰：吾恐愛質人或得銀之非真者，故為公駭之。曰：危整

者買鮑魚，其鮑舞稱椎陰，厚整魚人去，身留整傍，請曰：公買心
五斤，已為公密信入之，願買我酒，整大驚，進魚人數里，返之，橋
以直，又飲，整醇酒曰：汝所欲酒而已，何欺寒人為。曰：為叔卿者，
買陶器欲轉易於北方，而不果行，有人從之，併售者，叔卿与之
已納價，猶問曰：今以是伺之，其人對欲効公前，蘇身叔卿曰：不
可，吾緣北方新有灾荒，是故不以行，今豈宜不告以誤君乎。遂
不復售，而叔卿家甚貧，妻子饑寒，不恤也。嗚呼！此八人者，賢乎
哉。

王導小名

顏魯公書遠祖西平靖侯顏含碑，吾亦聞之文也。云：含為光祿
大夫，馮懷欲為王導降禮，君不從，曰：王公雖重，故是吾家阿龍。
君是王親丈人，故呼王小字，吾書亦載此事，而不書小字，世說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歎曰人言阿龍起阿龍故自起呼三公
小字吾人浮虛之習以此

漢書用字

太史公陳涉世家今亡亦死等死死國可矣又曰
成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死即已死即等大名耳曩用七死
字漢書因之漢潁川志載賈讓治河策云河從河內北至黎陽
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
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
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向河再西之東凡五用石隄字而不
為冗複非後人筆墨眩惑所能到也

姜嫄簡狄

毛公注生民詩姜嫄生而稷履帝武敏歆之句曰從於高辛帝
而見於天也玄鳥詩天命玄鳥降而生高之句曰春分玄鳥降
簡狄配高辛帝之與之祈于郊禘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
玄鳥至而生焉其說本自明白至鄭氏箋始云帝上帝也敏相
也祀郊禘時有大人之過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
心體歆之然如有人道感己者遂有身後則生子又謂鳥墮卵
簡狄吞之而生契其說本於史記謂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忻然
踐之因生稷簡狄行浴見燕墮卵取吞之因生契此二端之怪
妄先賢辨而論之多矣歐陽公謂稷契水高辛之子毛公於史
記不取履迹之怪而取其訛繆之世以指漢書毛公趙人為河
間獻王博士然則在司馬子長之前數十年謂為取史記世次
亦不然蓋世次之說皆出於世本故唐虞特甚其書今之史通
明而見區區人將走避之不暇豈復故欲踐履以求不可知之

祇祥飛鳥墜卵知為何物而遽取焉之以古揆今人情一也今之愚人未必爾而謂古聖人之所勉為之亦待辨而明矣

美慶同音

王觀國考廣矣械材老有果林及叶韵補注毛詩音二書皆云詩易太玄凡用慶字皆與陽字韵叶蓋美字也引蕭詠漢書音義慶音美又曰漢書亦有作美者班固出通賦慶未得其云已又撰作美而他未有明證予按揚雄傳所載石韃騫慶大顛而喪榮注云慶辭也讀與美同最為切據

佐命元臣

盛王創業必有同德之英雄成垂世久長之計不如是不足以為一代宗臣伊尹周公之事見於詩書可考也漢業何佐高祖其始入關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以周知天下隄塞戶

口多少強弱虛民所疾苦高祖失職為漢王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獨曰今眾弗如百戰百敗願王以漢中收用巴蜀然後遷定三秦王用其言此劉氏興亡至計也進韓信為大將使當一面定魏趙燕齊高祖得傾心與楚角是此顧憂且死引書魯代已而畫一之法成約三章以蠲秦暴附百姓以申漢德四百餘年基業此為聲之唐房元齡佐太宗初在秦府已獨收人物致幕下與諸將密相申結引杜如晦與參謀帷及為宰相繁然典起治功以州縣成天下之治以租庸調天下之財以八百府十六衛本天下之兵以謀守付王魏以兵事付諸勳御夷狄有邊用賢材有術三百餘年基業此為聲之其後制第為後百州縣之治壞更二稅法而租庸之理壞更府兵為彊騎諸衛為神策而軍政壞雖有明臣良輔不能救也勃韓王佐藝祖監

方鎮之勢，削支郡以損其疆，置郵運通判使掌錢穀以奪其富，
為守令知州事以分其黨，祿諸大功臣於環衛而不付以兵，收
天下驍銳於殿巖而不使外重，建法立制，審官用人，一切施為，
至於今是賴。此三君子之後代，天理物碩，大光明者，世有其人，
所謂一時之相也。蕭之孫有罪及于子凡六，絕國漢輒錮封之，
國朝褒錄韓王苗裔未嘗或忘，唯房公之亡未十年，以其子故
奪襲爵，傳配享祀，唐之世不復續，唐家亦少恩哉。

名世英宰

曹參為相國，日夜飲醇酒，不事公而畫一之教興，王導輔佐三
世，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末年畧不復省事，自歎曰：人言我懶，
懶後人當思我懶。謝安石不存不察，經遠無競，唐之房杜傳
無可載之功，趙韓王得士大夫所投利害文字，皆實。二大甕滿

則焚之，李文靖以中外所陳一切報罷，云以報國。此六七君子，
蓋非揚已取名，瞭然使尸曉者，真名世英宰也。豈曰不事公哉。

檀弓誤字

檀弓載吳侵陳，素曰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
也多言，蓋嘗向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
嚭曰：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格嚭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
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筆，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
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太宰嚭向之，乃善。出宣公作春秋詩引
斯事，亦當辨正云。

薛能詩

薛能者，晚唐詩人，格調不能高，而妄自尊大。其海棠詩序云：蜀
海棠有聞而詩各聞，杜子美於斯興象不出，沒而有懷天之厚。

余謹不敢讓風雅畫在蜀矣。吾其庶幾。然其語不過曰青苔浮
落處。暮柳向開時。帶醉遊人種。連陰彼叟移。晨前清露濕。晏後
惠風吹。考少傳何許。好多畫半遺而已。又有荔枝詩序曰。杜工
部老居西蜀。不賦是詩。豈有意而不及歟。白尚書曾有是作。興
言早泥。與無詩同。予遂為之題。不愧不負。將來作者以其荔枝
首唱。為其庶幾。然其語不過曰。顆以松子。色如櫻。未識蹉跎欲
半生。歲杪監州。曾見樹。時對入座久。陶名而已。又有折楊柳十
首。敘曰。此曲感傳為詞者甚眾。文人才子各銜其能。莫不條似
舞腰。葉如眉翠。出口皆然。頗為陳熟。能專於詩律。不愛隨人。搜
難扶。新誓脫帶態。雖欲勿伐。知音者其舍諸。然其詞不過曰。華
清高樹出離宮。南陌柔條帶暖風。誰見輕陰是良夜。瀑泉聲時
月明中。洛橋晴影覆江船。羌笛秋聲濕塞煙。聞想習池公宴罷。

水涵風絮夕陽天而已。別有柳枝詞五首。最後一章曰。劉白蘇
臺。總近時。當初章句是難推。纖腰舞盡春楊柳。未有儂家一首
詩。白注云。劉白二尚書。徒為蘇州刺史。皆賦楊柳詩句。世多傳
唱。雖有才語。但文字太僻。宮商不為耳。能之大言如此。但稍推
杜陵視劉白以下。蔑如也。今讀其詩。正堪一笑。劉之詞曰。城外
春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生窮柳。唯有垂楊管
別離。白之詞云。紅板江橋清酒旗。錦娃宮暖日斜時。可憐兩歇
東風定。萬柳千條各自垂。其風流氣槩。豈能所髣髴哉。
漢晉太常
漢曰武帝以後。丞相各壽考。乃封侯。其次。雖御史大夫。亦不以
爵封。為尚。唯太常一卿。必以侯。居之。而職典宗廟。國陵。動輒
得咎。由元狩以降。以取廢。尔者二十人。意武帝臨欲。後國故

侯居是官以困之尔表中所載鄧侯董壽成也犧牲瘠莩侯孔
臧生衣冠道格壤鄧侯周仲居生不收赤側錢繩侯周平生不
錫周屋雕陵侯張昌生之初陽平侯杜相生擅後鄭舞人廣阿
侯任執人生廟酒醱江鄒侯靳石生離宮道格苦惡戚侯李侯
成生繼至相侵神道俞侯樂貴生雍犧牲不如此山陽侯張當
居生擇博士弟子不以實成安侯韓延年生留外國文書射時
侯趙弟生鞠獄不實牧丘侯石德生廢牲瘠當塗侯魏不害生
孝文廟風發瓦轆陽侯江德生廟前夜飲失火滿侯蘇昌生泄
官書弋陽侯但官生人盜茂陵園物建平侯杜緩生盜賊多自
鄧侯劉牧丘十四侯皆奪國武帝時也自當塗至建平五侯但
免召昭宣時也下及晉世此風猶存惠帝元康四年大風廟闕
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大常荀寓五年大風蘭臺王者東堂阿棟

之間得瓦小邪十五處遂禁上太常後與刑獄陵上荆一枝圍
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太常禁止不解是猶習
漢事云

容齋隨筆卷第七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容齋隨筆卷第八 十五則

諸葛公

諸葛孔明千載人其用兵行師皆本於仁義節制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是其操心制行一出於誠。生於亂世躬耕澆敵。保身徐庶之一言玄德之三顧則苟全性命不求聞達必矣。其始見玄德論曹操不可與爭鋒。孫氏可與為援而不可圖。唯荆益可取。言如著龜。終身不易。二十餘年之間君信之。士大夫仰之。夷夏服之。敵人畏之。有以取信於主。故玄德臨至云。嗣子不才君可自取。後主雖庸懦多立而拳圍聽之。而不疑。下有以見信於人。故糜竺立而立垂泣。糜李嚴而嚴致死。後主左右各辭側佐充塞于中。而各一人者。心害疾者。魏盡據中州。乘操不積威之後。猛士如林。不敢西向。發一矢以臨蜀。而公六出征之。使魏畏蜀如虎。司馬懿素行其言。星夜所歎為天下奇才。鍾會伐蜀。

使人至漢川禁其嚴禁軍士不得近墓樵採是豈智力策慮所能致哉魏延每隨公出輒欲請兵萬人與公異道會于潼關公制而不許又欲請兵五千循秦嶺而東直取長安以為一舉而成陽以西可定史臣謂公以為危計不用是公真所謂我兵不用詐謀奇計方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後有寇建旗鳴鼓直指魏都固將飛書告之擇日合戰豈復醫行竊步事一旦之譎以規咸陽哉司馬懿年長於公四歲懿存而公死纔五十四年天不祚漢非人力也霸氣西南歇雄圖歷數屯杜詩盡之矣

沐浴佩玉

石駝仲平者庶子二人下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此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宋不沐浴佩玉此檀弓之文也今之為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則

非五人者如之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若此者乎似亦是以盡其事然古意衰矣

談叢失實

後山陳年已著談叢六卷高簡有筆力然所載國朝事失於不考究多爽其實漫析致端於此其一云呂許公悉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及西軍罷盡用三公及宋甚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呂既老大事獨向遂請出大臣行三邊既建議及致出道者院宿范公奉使陝西宿此院相見云云按呂公罷相詔有同議大事之旨公辭乃慶曆三年三月至九月致仕矣四年七月富范始奉使又三公入二府時范公自在外英公樞密使而中輟後二年范方復入安有五人同時之事其二云杜正獻丁文簡為河東宣撫任布之子上書歷詆執政至云至於臣父亦出遭逢謂其以德選也杜戲丁曰賢節亦要牢籠丁深銜

之其後二公同在政府蘇子美進奏事作杜避嫌不預丁論以
深文子美生廢為民杜亦罷去一言之譴貽禍如此按杜公以
執政後河東時丁以學士為副慶曆四年十一月進奏獄起杜
在相位五年正月罷至五月丁公方從翰林參知政事安有深
文論子美之說且杜公重厚當無以人父子為讎之理丁公長
者也肯進仇一言陷賢士大夫哉其三云張乖崖自成都召為
參知政事既至而腦疽作求補外乃知杭州而疾愈上使中人
往伺之言且將召也丁者云以白金賂使者還言如此故乃不召
按張兩知成都其初還朝為戶部使中丞始知杭州是時丁方
在侍從其後自蜀知昇州丁為三司使豈有如前所書之事其
四云乖崖在陳商言公逐葉公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占之
博出彩散子勝其一生乃買田宅為歸計以自污言公聞之不
不害也按張公以祥符六年知陳州八年卒後五年當天禧四

年寇公方罷相疑生賤豈有所謂乖崖自污之事茲四者所係
不細乃誕漫如此蓋前輩不家藏國史好事者肆意飾說為美
聽新者可信故誤人紀述後山之書必傳於後世懼詒千載之
惑予是以辨之

石罍

東坡作石罍記云為貢荊州貢礪砥罍丹及箇籛橫梁州貢罍
罍至春秋時隼集于陳廷橫矢貫之石罍長尺有咫問於孔子
孔子不近取之荆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荆梁之不貢此久矣顏
師古曰橫木堪為筭者以比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橫為矢至
唐猶然而用石為罍則自春秋以來莫識矣按書書梃書傳有
石罍橫矢國者山出石其利入錢周武之時獻其矢罍魏景元
末亦來貢晉元帝中興又貢石罍後通貢於石虎公以考李壽
者也唐黑水靺鞨傳其矢石罍長二寸蓋橫罍遺法然則東坡

所謂春秋以來莫識恐子考耳予家有一器正長二寸豈黑水物乎

陶淵明

陶淵明為簡同請為考宋第一輩人語其錢則筆孰屬空餅無儲乘其寒則襤褸穿法締給之陳其居則環堵蕭然風日不救窮困之狀可謂至矣讀其與子儼亦疏云恨室無菜婦抱茲苦心汝亦難曰同生當曰海皆兄弟之義管仲鮑叔分財無猜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然則猶有庶子也查子詩云雍端年十三此兩人必異母尔淵明在彭澤悉令公田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查子因請種秫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稻其自叙亦云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猶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即自免去職所謂秫稻蓋未嘗得顆粒到口也悲夫

東晉將相

西晉南渡國勢至弱元帝為中興主已有雄武不足之譏餘皆童幼古承命是稱義然其享國百年五胡雲擾竟不能窺江漢符堅以百萬之眾至於送死肥水後以強臣擅政將卒乃移其於江左之勢固自若也是固何術哉嘗考之矣以國事付一相而子貳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輕其權云武二柄既得其過餘皆可堅見矣百年之間會稽王昱道子元歆以宗室王敦二桓以逆取姑置勿言下盡陸玩却鑒陸暉王彪之坦之不任事其真託國者王導庾亮何亮庾冰蔡謨殷浩謝安劉裕八人而已方伯之任莫重於荆徐州為國西門刺史常都督七八州事力雄強分天下半自渡江訖于大元八十餘年荷閭寄者王敦陶侃庾氏之亮翼桓氏之溫豁冲石氏八人而已非終於其軍不輒易將士賊習於下敵人畏敬於外非忽去忽來兵不適將也

之適兵之比也、頃嘗為主上論此蒙欣然領納特時有子同子
能行有

賞魚袋

衡山有唐開元二年所建南真君碑衡州司馬趙頤貞撰荆
府兵曹蕭諱書末云別駕賞魚袋上柱國光天曜賞魚袋之名
不可曉他處未之見也

涪溪題

永州涪溪唐人留題頗多其一云太僕卿分司東都韋璿大中
二年過此余大和中以中書舍人謫宦康州康州遠今十六年
去冬罷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纔經數日又蒙除替
行次靈川聞改此官分司復聞誠為忝幸按新唐書璿仕累中
書舍人与李德裕善李宗元惡之德裕罷相貶為明州長史璿
杜若觀宴便以題名證之乃自中書謫康州又不終於桂史之

誤如此璿所稱十六年前正當大和七年是時德裕方在相位
八年十一月始罷然則璿之去國果不知生何事也

皇甫湜詩

皇甫湜李翱韓門弟子而皆不能詩涪溪石尚有湜一詩為
元結而作其詞云以山有文章可愧只在碑然長於指叙約潔
多餘無心語適相愈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
行旣富剽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特裁退之全而神
上與千年對李杜才海翻高下水可擊文於一氣向為物莫與
大先生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衡之溪口揚素濑我思何
人知徒倚如者待味此詩乃論唐人文章年風格殊無可采也

人物以義為名

人為以義為名者其別最多仗正道曰義之師戰是也衆所
尊戴者曰義之帝是也與衆共之曰義之倉義社義田義學義

從我井之類是也。至行過人曰我，之士我使，我姑我夫我婦之類是也。自外入而水曰者曰我，之我兒我弟我服之類是也。衣裳器物亦然。在首曰我髮，在衣曰我襦，我領，合中小合子曰我子之類是也。合衆物為之則曰我漿，我墨，我酒，禽畜之類則曰我犬，我鳥，我鷹，我鷂。

人君壽考

三代以前，人君壽考者，過百年者，曰漢，焉唐，三國，南北，下及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漢武帝，吳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魏至五六十者，亦鮮。即此五君，而論之，梁武帝，侯景之禍，幽辱告終，旋以亡國，玄宗，身致大亂，播遷失意，飲恨而沒，享祚久矣，翻以為實，固已不足言。漢武末年，巫蠱事起，自皇太子，公孫皇后，皆不得其死，悲傷愁沮，羣臣上壽，拒而不奉，觴以天下，什之八，歲見吳大帝，廢太子，和殺愛子，魯王，霸。

唐高祖以秦王之故，古子十餘，同日併命，不得已而禪位，其方寸為如何，然則五君者，雖有崇高之位，享考耄之壽，竟何益哉。若光堯太上皇帝之福，真可於天人中求之。

韓文公佚事

韓文公自御史貶陽山^新，二唐史皆以為坐論宮市事，按公赴江陵途中，詩自叙此事甚詳，云：是年系師旱，田畝少所收，有司恤經費，求免煩誅，求傳聞閭閻，赤子棄渠溝，我時出衢路，戲者何其稠，道旁除御史，誅者得言秋，揖跪移閭門，為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乞令絕其喉，下言畿甸內，根本理宜優，積雪曠豐熟，幸寬待饑饉，天子惻然感，司空嘆綢繆，謂言即施設，乃及遷交湖，皇甫湜作公神道碑，云：閩中旱饑，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息，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諸寬民徭，而免田租，專改耆惡之逐貶，然則不因論宮市明甚，碑又書三事，云：公為河南令，魏

鄆出鎮各為留鄉游潛卒以臺眾亡公將植其禁斷民署使俟
且登留守尹大恐處止之是後鄆鄉異謀反將屠東都以應淮
蔡及從討元濟請於裴度須精兵千人向道以入必擒賊未及
行李憩白文城夜入得元濟三軍之士為公恨復謂度曰今藉
聲勢王承宗可以辭取不煩兵矣得柘考口授其詞使考執筆
書之持以入鎮州承宗遂割德棣二州以獻李翱作公行狀所
載略同而唐書並逸其事以以鎮州之功專歸柘考豈非未嘗
見是文集乎資治通鑑亦僅言考以策于愈愈為白度為書遣
之耳

論韓文公

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誦韓公之文各極其勢劉
之語云高山為窮大舉削成人之文為窮夫子挺生鸞鳳一鳴
蟬蛻革焉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無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

名塞天習之云建武以還文卑變喪氣萎體敗剽利不讓撥去
其華得其本根也劉越羸至武同殷公經之凡絕而復新學者
有歸大要于文又云公每以為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為
文未嘗効前人之言而因与之並後進之士有志於古之者莫
不視以為法望甫云先生之作每因各方至是歸工挾經之心
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離異以扶孔子存聖之極茲古涵今
各有端涯懸鏗春麗驚耀天下栗密竊助章安句適精能之至
鬼入神出姬氏以來一人而已又云屬云意語天出業孔子豈
朝而後其文焯々烈々為唐之章又云如長江秋注千里一溜
然施於滄激或爽於用此論似為不知公者漢之語云龍然而
蛟龍翔蔚然而虎風躍錚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
態萬兒率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是曰人者所以推高韓公可
謂盡矣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眾說盡廢其略云匹夫而為百

世所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考天地之化，而感衰之運。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歷唐正觀開元而不能救。獨公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豈非為天地而獨存者乎？騎鶴白雲之詩，踏厲黃越，直到雅頌，所謂若捕龍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

治生從宦

韓詩曰：居間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然治生從宦，自是兩塗，未嘗有兼得者。張粹之以贊為郎，十年不得調，曰：久宦減兒件之產，不遂欲免，歸司馬相如，亦以贊為郎。因病免家貧，無以自業，至後故人於陝，叩及歸，成都家徒四壁，立而已。

真宗末年

真宗末年，厲疾每視朝，不多語言。命問或不能，周審前輩雜

傳記多以為權臣矯制而非也。錢文僊在翰林，有天禧四年，錄紀逐口瑣細家事，及一時奏對，并他所聞之語，今略載於此。寇萊公罷相之夕，錢公當制，上問：「何官得錢奏？」云：「王欽若。」上出除太子太保，上曰：「此上是甚？」云：「太子太傅。」上曰：「與太子太傅又云，更與一優札錢奏，但請封國。」而已。時樞密者五員，而中書只參政李迪一人。後月餘，召學士楊大年，宣云：「馮拯與更書李迪更侍更，他言楊奏若此，好官中書，年詞唯樞密使平章事，却學士院降制。」上云：「與樞密使平章事，楊亦憂慮而不復審思，而草制以迪為吏部侍郎，集賢相，極為樞密相。」又曰：「召知制誥晏殊，退乃召錢上，問馮拯如何商量錢奏。」外論甚美，只為密院却有三員，正使三員，副使中書依舊一員，以此外人疑訝。上云：「何安排錢奏？」若却令極入中書，即是彰昨來錯謬，但於舊利用丁謂中選一人，過中書，即是不妨事。上曰：「誰得錢？」

奏丁謂是文官合入中書上云入中書遂奏授同平章事又奏
蘇玉清官使又奏兼昭文館直學士又乞加曹利用平章事上云與
平章事按此際大除拜本真宗時其端至於後改曲折則其柄
乃係詞臣可以舞文容姦不之覺也寇公免相曰十日用懷政
之事方作溫公記聞蘇子由龍州志范蜀公東齋記事皆誤以
為因懷政而罷也予嘗以錢錄示李燾燾曰宋取之又誤以召
晏公為寇罷之文亦誤也

此等文字入中書遂奏授同平章事又奏蘇玉清官使又奏兼昭文館直學士又乞加曹利用平章事上云與平章事按此際大除拜本真宗時其端至於後改曲折則其柄乃係詞臣可以舞文容姦不之覺也寇公免相曰十日用懷政之事方作溫公記聞蘇子由龍州志范蜀公東齋記事皆誤以為因懷政而罷也予嘗以錢錄示李燾燾曰宋取之又誤以召晏公為寇罷之文亦誤也

容齋筆卷第八

